

亂類

八編類纂

七十三

卷七十七

加3
1717
77-73



八編類纂卷之二百六十五

左編

亂類

漢董卓

董卓字仲穎隴西臨洮人也少嘗游羌中盡與豪帥
相結後歸耕於野諸豪帥有來從之者卓爲殺耕牛
與共宴樂豪帥感其意歸相斂得雜畜千餘頭以遣
之由是以健俠知名爲州兵馬掾常徼守塞下卓膂
力過人雙帶兩鞬左右馳射爲羌胡所畏桓帝末以
六郡良家子爲羽林郎從中郎將張奐爲軍司馬其

八編類纂 卷三十三
擊漢陽叛羌破之拜郎中賜縑九千匹卓曰爲者則
已有者則士乃悉分與吏兵無所畱稍遷西域戊巳
校尉中平元年北地先零羌及枹罕河關羣盜反叛
遂共立湟中義從胡北宮伯玉爲將軍乃劫致金城
人邊章韓遂使專任軍政共殺金城太守攻燒州郡
明年春將數萬騎入寇三輔侵逼園陵託誅宦官爲
名詔以司空張溫爲軍騎將軍假節拜卓破虜將軍
與盪寇將軍周慎並統於溫并諸郡兵步騎合十餘
萬屯美陽以衛園陵章遂亦進兵美陽溫與戰輒不
利十一月夜有流星如火光長十餘丈照章遂營中

驢馬盡鳴賊以爲不祥欲歸金城卓聞大喜明日與
右扶風鮑鴻等并兵俱攻大破之斬首數千級章遂
敗走榆中溫時亦使卓將兵三萬討先零羌卓於望
垣北爲羌胡所圍糧食乏絕進退逼急乃於所度水
中僞立鴈以捕魚而潛從鄆下過軍比賊追之決水
已深不得度時衆軍敗退唯卓全師而還屯於扶風
封叅鄉侯邑千戶其冬徵溫還京師韓遂乃殺邊章
及伯王擁兵十餘萬進圍隴西殺涼州刺史耿鄙而
鄙司馬扶風馬騰亦擁兵反叛又漢陽王國號合自
衆將軍皆與韓遂合共推王國爲主悉令領其衆寇

逆狀

掠三輔五年圍陳倉乃拜卓前將軍與左將軍皇甫嵩擊破之遂等稍爭權利更相殺害其諸部曲並各分乖六年徵卓爲少府不肯就上書言所將湟中義從及秦胡兵皆詣臣曰牢直不畢廩賜斷絕妻子饑凍牽挽臣車使不得行羌胡敝腸狗態臣不能禁止輒將順安慰增異復上朝廷不能制頗以爲慮及靈帝寢疾璽書拜卓爲并州牧令以兵屬皇甫嵩卓復不受命於是駐兵河東以觀時變及帝崩大將軍何進司隸校尉袁紹謀誅閹宦而太后不許乃私呼卓將兵入朝以脅太后卓得召卽時就道並上書卓未

如此咆哮其人尚可用否

逆狀

至而何進敗虎賁中郎將袁術乃燒南宮欲討宦官而中常侍段珪等劫少帝及陳留王夜走小平津卓遠見火起引兵急進未明到城西聞少帝在北芒因往奉迎帝見卓將兵卒至恐怖涕泣卓與言不能辭對與陳留王語遂及禍亂之事卓以王爲賢且爲董太后所養卓自以與太后同族有廢立意初卓之入也步騎不過三千何進及弟苗先所領部曲皆歸於卓卓又使呂布殺執金吾丁原而并其衆卓兵士大盛乃諷朝廷策免司空劉弘而自代之因集議廢立坐者震動尚書盧植獨曰昔太甲旣立不明昌邑罪

過千餘故有廢立之事今上富於春秋行無失德非
前事之比也卓大怒罷坐明日復集羣寮於崇政殿
前遂脅太后策廢少帝曰皇帝在喪無人子之心威
儀不類人君今廢爲弘農王乃立陳留王是爲獻帝
又議何太后蹶迫永樂太后至今憂死逆婦姑之禮
無孝順之節遷於永樂宮遂以弑崩卓遷太尉領前
將軍事加節傳斧鉞虎賁更封郿侯卓乃與司徒黃
琬司空楊彪俱帶鐵鎖詣闕上書追理陳蕃竇武及
諸黨人以從人望於是悉復蕃等爵位擢用子孫尋
進卓爲相國人朝不趨劬履上殿封母爲池陽君置

天所遣也
仕宦而貪
財不殺何
爲

丞令是時洛中貴戚室第相望金帛財產家家殷積
卓縱放兵士突其廬舍淫畧婦女剽虜資財謂之搜
牢及何后葬開文陵卓悉取藏中珍物又姦亂公主
妻畧宮人卓嘗遣軍至陽城時人會於社下悉令就
斬之駕其車重載其婦女以頭繫車轅歌呼而還又
壞五銖錢更鑄小錢悉取洛陽及長安銅人鍾虞飛
廉銅馬之屬以充鑄焉故貨賤物貴穀石數萬又錢
無輪郭文章不便人用時人以爲秦始皇見長人於
臨洮乃鑄銅人卓臨洮人也而今毀之凶暴相類焉
卓素聞天下同疾閹官誅殺忠良及其在事雖行無

蒼色

道而猶忍性矯情擢用羣士卓所親愛並不處顯職但將校而已初平元年馥等到官與袁紹之徒十餘人各與義兵同盟討卓而伍瓊周毖陰爲內主初靈帝末黃巾餘黨郭大等復起西河白波谷轉寇太原遂破河東百姓流轉三輔號爲白波賊衆十餘萬卓遣中郎將牛輔擊之不能却及聞東方兵起懼乃鳩殺弘農王欲徙都長安會公卿議太尉黃琬司徒楊彪廷爭不能得而伍瓊周毖又固諫之卓因大怒遂斬瓊毖而彪恐懼詣卓謝卓旣殺瓊毖旋亦悔之故表彪琬爲光祿大夫於是遷天子西都卓自屯關畢

本相

圭苑中悉燒宮廟官府居家二百里內無復孑遺又使呂布發諸帝陵及公卿以下冢墓收其珍寶時長沙太守孫堅亦率豫州諸郡兵討卓卓先遣將四出虜掠遇堅於梁與戰破堅生擒潁川太守李旻烹之卓所得義兵士卒皆以布纏裹倒立於地熱膏灌殺之時河內太守王匡屯兵河陽津將以圖卓卓遣疑兵挑戰而潛使銳卒從小平津北破之明年孫堅收合散卒進屯梁縣之陽人卓遣將胡軫呂布攻之布與軫不相能軍中自驚恐士卒散亂堅追擊之軫布敗走卓遣將李催詣堅求和堅絕拒不受進軍大谷

距洛九十里卓自出與堅戰於諸陵墓間卓敗走却屯澠池聚兵於陝堅進洛陽宣陽城門更擊呂布布復破走堅乃掃除宗廟平塞諸陵分兵出函谷關至新澠池間以截卓後卓謂長史劉艾曰關東諸將數敗矣無能爲也唯孫堅小戇諸將軍宜慎之卓遂偕擬車服乘金華青蓋瓜畫兩轡時人號竿摩車言其服飾近天子也結壘於長安城東以自居又築塢於郿高厚七丈號曰萬歲塢積穀爲三十年儲自云事成雄據天下不成守此足以畢老常至郿行塢公卿以下祖道於橫門外卓施帳幔飲設誘降北地反

者數百人於中殺之先斷其舌次斬手足次鑿其眼目以鑊煮之未及得死偃轉杯案間會者戰慄亡失匕箸而卓飲食自若諸將有言語蹉跌便戮於前又稍誅關中舊族陷以叛逆時太史望氣言當有大臣戮死者卓乃使人誣衛尉張溫與袁術交通遂召溫於市殺之以塞天變前溫出屯美陽令卓與邊章等戰無功溫召又不時應命旣到而辭對不遜時孫堅爲溫參軍勸溫陳兵斬之溫不能從而卓猶懷忌恨故及於難溫子伯慎少有名譽累登公卿亦陰與司徒王允共謀誅卓事未及發而見禍越騎校尉汝南

八編類纂 卷之三
伍孚忿卓凶毒志手刃之乃朝服懷佩刀以見卓孚
語畢辭去卓起送至閣以手撫其背孚因出刀刺之
不中卓自奮得免急呼左右執殺孚而大詬曰虜欲
反耶孚大言曰恨不得磔裂奸賊於都市以謝天地
言未畢而斃時王允與呂布及僕射士孫瑞謀誅卓
有人書呂字於布上負而行於市歌曰布乎有告卓
者卓不悟王允乃與士孫瑞密表其事使瑞自書詔
以授布令騎都尉李肅與布同心勇士十餘人僞着
衛士服於北掖門內以待卓卓將至馬驚不行怪懼
欲還呂布勸令進遂入門肅以戟刺之衷甲不入傷

臂墮車顧大呼曰呂布何在布曰有詔討賊臣卓素
充肥脂流於地守尸吏然火置卓臍中光明達曙如
是積日初卓以牛輔子壻素所親信使以兵屯陝輔
分遣其校尉李催郭汜張濟將步數萬擊破河南令
尹朱雋於中牟因掠陳畱潁川諸縣呂布乃使李肅
以詔命至陝討輔等輔等逆與肅戰肅敗走弘農布
誅殺之其後牛輔營中無故大驚輔懼乃齎金寶踰
城走左右利其貨斬輔送首長安催汜等以王允呂
布殺董卓故忿怒并州人并州人在軍者男女數百
人皆誅殺之牛輔既敗衆無所依欲各散去催等恐

激變

乃先遣使詣長安求乞赦免，王允以爲失處一歲不可再赦，不許。催等益懼。武威人賈詡時在催軍，說之曰：「聞長安中議欲盡誅涼州人，諸軍若棄軍單行，則一亭長能束君矣。不如相率而西，以攻長安，爲董公報仇，事濟奉國家以正天下；若其不合，走未後也。」催等然之。王允聞之，乃遣卓故將胡軫、徐榮擊之於新豐。榮戰死，軫以衆降。催隨道收兵，北至長安，已十餘萬。與卓故部曲樊稠等合圍長安城，城峻不可攻，守之八日。呂布軍有叟兵蜀兵也內反，引催衆得入城，殺衛尉种拂等。呂布戰敗，出犇。王允奉天子保宣平城門樓。

上於是大赦天下。李催、郭汜、樊稠等皆爲將軍，遂圍門樓，共表請司徒王允出問大師何罪。允窮蹙，乃下後數日見殺。初，卓之入關，要韓遂、馬騰共謀山東，遂、騰見天下方亂，亦欲倚卓起兵。興平元年，馬騰從隴右來朝，進屯霸橋，時私有求於催，不獲而怒，遂舉兵攻催。連日不決。韓遂聞之，乃率衆來欲和。騰、催旣而復與騰合，催使兄子利共郭汜、樊稠等與騰等戰於長平觀。下，遂、騰敗，斬首萬餘，遂、騰走還涼州。稠等又追之。韓遂使人語稠曰：「天下反覆未可知，相與州里，今雖小違，要當大同，欲共一言，乃駢馬交臂相加笑。」

語良久。軍還利。告催曰。樊韓駢馬笑語。不知其辭。而意愛甚密。於是催稠始相猜疑。猶加稠及郭汜開府。與三公合爲六府。皆參選舉。時長安中盜賊不禁。白日擄掠。催汜稠乃參分城內各備其界。猶不能制。而其子弟縱橫。侵暴百姓。是時一斛五十萬豆麥。二十萬人相食。啖。明年春。催因會刺殺樊稠於坐。由是諸將各相疑異。催汜遂復理兵相攻。李催數設酒請汜。或畱汜止宿。汜妻懼。與催婢妾私。而奪已愛。思有以離間之。會催送饋。汜妻乃以豉爲藥。汜將食。妻曰。食從外來。儻或有故。遂摘藥示之。曰。一栖不兩雄。我固

疑將軍之信李公也。他日催請汜大醉。汜疑催藥之。絞糞汁飲之。解。於是遂相猜疑也。汜謀迎天子幸其營。催知其計。即使兄子暹將數千人圍宮。以車三乘迎天子皇后。太尉楊彪謂暹曰。古今帝王無在人臣家者。諸軍舉事。當上順天心。奈何如是。暹曰。將軍計決矣。帝於是遂幸催營。彪等皆徒從。亂兵入殿。掠宮人件物。催又徙御府金帛乘輿器服。而放火燒宮殿。官府居人悉盡。帝使楊彪與司空張熹等十餘人。和催汜。汜不從。遂質畱公卿。彪謂汜曰。將軍達人間事。奈何。君臣分爭。一人劫天子。一人質公卿。此可行邪。

汜怒欲手刀彪彪曰卿尚不奉國家吾豈求生邪左右多諫汜乃止遂引兵攻催矢及帝前又貫催耳催將楊奉本白波賊帥乃將兵救催於是汜衆乃退是日催復移帝幸其北塢唯皇后宋貴人俱催使校尉監門隔絕內外尋復欲徙帝於池陽黃白城司徒趙溫深解譬之乃止詔遣謁者僕射皇甫酈和灌汜先譬汜汜卽從命又請催催不聽曰郭多盜馬虜耳何敢欲與我同邪必誅之君觀我方略士衆足辦郭多不多又劫質公卿所爲如是而君苟欲左右之邪汜一名多酈曰今汜質公卿而將軍脅主誰輕重乎催

怒呵遣酈因令虎賁王昌追殺之昌僞不及酈得以免催乃自爲大司馬與郭汜相攻連月死者以萬數張濟自陝來和解二人仍欲遷帝權幸弘農帝亦思舊京因遣使郭請催求東歸十反乃許車駕卽日發邁李催出屯曹陽以張濟爲驃騎將軍復還屯陝遷郭汜車騎將軍楊奉興義將軍又以故牛輔部曲董承爲安集將軍汜等並侍送乘輿汜遂復欲脅帝幸酈奉承不聽汜恐變生乃棄軍還就李催車駕進至華陰寧輯將軍段熲乃具服御及公卿以下資儲請帝幸其營初楊定與熲有隙遂誣熲欲反乃攻其營

十餘日不下而餒猶奉給御膳稟贍百官終無二意李傕郭汜每恨令天子東乃求救段熲因欲劫帝而西張濟與楊奉董承不相平乃反合傕汜共追乘輿大戰於弘農東澗承官敗百官士卒死者不可勝數皆棄其婦女輜重御物符策典籍略無所遺射生校尉沮鵠被創墜馬李傕謂左右曰尚可活不鵠罵之曰汝等凶逆逼迫天子亂臣賊子未有如汝者傕使殺之天子遂露次曹陽承奉乃譖傕等與連和而密遣間使至河東招白波帥韓暹及南匈奴右賢王去畢並率其衆數千騎來與承奉共擊傕等大破之斬

首數千級乘輿乃得進董承擁衛左右楊奉韓暹去畢爲後距傕等復來戰奉等大敗承奉等夜乃潛議過河使人先渡具舟船舉火爲應帝步出營臨河欲濟岸高十餘丈乃以絹縋下餘人或匍匐岸側或從上而投死亡傷殘不復相知董承以戈擊披之斷手指於船中者可掬同濟唯皇后宋貴人楊彪董承及后父執金吾伏完等數十人旣到大陽止於人家然後幸白波營百官饑餓河內太守張楊使數千人負米貢餉帝乃御牛車因都安邑河東太守王邑奉獻綿帛悉賦公卿以下封邑爲列侯拜張楊爲安國將

軍假節開府其壘壁羣豎競求拜職刻印不給至乃以錐畫之或齋酒肉就天子燕飲又遣太白韓融至弘農與催汜連和催乃放遣公卿百官頗歸宮人婦女及乘輿器服初帝入關三輔戶口尚數十萬自催汜相攻天子東歸後長安城空四十餘日强者四散羸者相食二三年間關中無復人跡建安元年春諸將爭權韓暹遂攻董承承奔張楊楊乃使承先繕修洛宮七月帝還至洛陽幸楊安殿張楊以爲已功故因以楊名殿乃謂諸將曰天子當與天下共之朝廷自有公卿大臣楊當出扞外難何事京師遂還野王

楊奉亦出屯梁暹與董承並畱宿衛暹矜功恣睢于亂政事董承患之潛召兗州牧曹操操乃詣闕貢獻稟公卿以下因奏韓暹張楊之罪暹懼誅單騎奔楊奉帝以暹楊有翼車駕之功詔一切勿問於是封衛將軍董承等十餘人爲列侯曹操以洛陽殘荒遂移帝幸許楊奉韓暹欲要遮車駕不及曹操擊之奉暹奔袁術明年左將軍劉備誘奉斬之暹懼走還并州道爲人所殺張濟饑餓出至南陽攻穰戰死郭汜爲其下所殺三年使謁者僕射詔關中諸將段煨等討李傕夷三族以段煨爲安南將軍封閬鄉侯四年張

楊爲其將楊醜所殺以董承爲車騎將軍開府自都許之後權歸曹氏帝忌曹操專偏乃密詔董承使結天下義士共誅之承遂與劉備同謀未發會備出征承謀泄爲操所殺韓遂與馬騰還涼州更相戰爭乃下隴據關中操方事河北慮其乘間爲亂七年乃拜騰征南將軍遂征西將軍並開府後徵段煨爲大鴻臚病卒復徵馬騰爲衛尉封槐里侯騰乃應詔而留子超領其部曲十六年超與韓遂舉關中背曹操操擊破之遂超敗走騰坐夷三族超攻殺涼州刺史復據隴右十九年天水人楊阜破超超奔漢中降劉備

韓遂走金城羌中爲其帳下所殺

呂布

呂布五原九原人也沛公陳珪恐術布成姻則徐楊合從爲難未已於是往說布曰曹公奉迎天子輔贊國政將軍宜與協同謀策共存大計今與袁氏姻必受不義之名將有累卵之危矣布亦素怨術而女已往途乃追還絕婚執術送許曹操殺之其督軍高順諫止曰將軍威名宣播遠近所畏何求不得而自行求賂萬一不尅豈不損耶布不從既至莒霸等不測往意固守拒之無獲而還順爲人清白有威嚴少言

辭將衆整齊。每戰必尅。布性決易。所爲無常。順每諫曰。將軍舉動。不肯詳思。忽有失得。動輒言誤。誤事豈可數乎。布知其忠而不能從。布妻曰。昔曹氏待公臺如赤子。猶舍而歸我。今將軍厚公臺。不過於曹氏。而欲委全城。捐妻子。孤軍遠出乎。若一旦有變。妾豈得爲將軍妻哉。布乃止。而潛遣人求救于袁術。自將千餘騎出戰。敗走。還保城。不能出術。亦不能救。曹操漸圍之。壅沂泗以灌其城。三月上下離心。其將侯成使客牧其名馬。而客策之以叛。成追客得馬。諸將合禮以賀。成成分酒肉先入詣布。而言曰。蒙將軍威靈得

布豈能當

所亡馬。諸將齊賀。未敢嘗也。故先以奉貢。布怒曰。布禁酒。而卿等醞釀爲欲。因酒共謀布。邪。成忿懼。乃與諸將共執陳宮。高順。率其餘衆降布。與麾下登白門樓。兵圍之急。令左右取其首詣操。左右不忍。乃下降。布見操曰。今日已往。天下定矣。操曰。何以言之。布曰。明公之所患。不過於布。今已服矣。令布將騎。明公將步。天下不足定也。顧謂劉備曰。玄德卿爲上客。我爲降虜。繩縛我急。獨不可一言耶。操笑曰。縛虎不得不急。乃命緩布縛。劉備曰。不可。明公不見呂布事。丁建陽。董太師乎。操領之。布目備曰。大耳兒最叵信。操謂

陳宮曰公臺平生自謂智有餘今意何如宮指布曰是子不用宮言以至於此若見從未可量也操又曰柰卿老母何宮曰老母在公不在宮也夫以孝理天下者不害人之親操復曰柰卿妻子何宮曰宮聞霸王之主不絕人之祀固請就刑遂出不顧操爲流涕布及宮順皆縊殺之傳首許市

晉王敦

附甘卓

王敦字處仲司徒導之從父兄也尚武帝女襄城公主拜駙馬都尉時王愷石崇以豪侈相尚愷嘗置酒愷與導俱在坐有女妓吹笛小失聲韻愷便毆殺之

好眼

一坐改容敦神色自若他日又造愷愷使美人行酒以客飲不盡輒殺之酒至敦導所敦故不肯持美人悲懼失色而敦傲然不視導素不能飲恐行酒者得罪遂勉強盡觴導還歎曰處仲若當世心懷剛忍非令終也洗馬潘滔見敦而目之曰處仲蜂目已露但豺聲未振若不噬人亦當爲人所噬遷給事黃門侍郎出除廣武將軍青州刺史永嘉初徵爲中書監于是天下大亂敦悉以公主時侍婢百餘人配給將士金銀寶物散之于衆單車還洛東海王越自滎陽來朝敦謂所親曰今威權悉在太傅而選用表請尚書

猶以舊制裁之太傅今至必有誅罰俄而越收中書令繆播等十餘人殺之越以敦爲揚州刺史潘滔說越曰今樹處仲于江外使其肆豪強之心是建賊也越不從其後徵拜尚書不就元帝召爲安東軍諮祭酒復以爲揚州刺史尋進左將軍都督征討諸軍事假節帝初鎮江東威名未著敦與從弟導等同心翼戴以隆中興時人爲之語曰王與馬共天下蜀賊杜弢作亂荊州刺史周顗退走敦遣武昌太守陶侃討弢侃之滅弢也敦以元帥進鎮東大將軍江州刺史封漢安侯敦始自選置兼統州郡焉頃之杜弢將大

弢亦怪異

弘南走廣州求討桂林賊自效敦許之陶侃拒弘不得進乃詣零陵太守尹奉降奉送弘與敦敦以爲將遂見寵待南康人何欽所居嶮固聚黨數千人敦就加四品將軍於是專擅之迹漸彰矣是時周訪爲梁州刺史又訪在襄陽務農訓兵陰有圖敦之志守宰有缺輒補然後言上敦患之而不能制訪善于撫納士衆皆爲致死知敦有不臣之心私常切齒敦由是終訪之世未敢爲逆建武初又遷征南大將軍中興建拜江州牧遣加荊州牧時劉隗用事頗疎間王氏導等甚不平之敦上疏曰導雖凡近未有穢濁之累旣

往之勲疇昔之顧情好綢繆足以厲薄俗明君臣合德義同古賢昔臣親受嘉命云吾與卿及茂弘當管鮑之交臣忝外任漸卅十載訓誘之誨日有所忘至于斯命銘之于心竊猶眷眷謂前恩不得一朝而盡頃者令導內綜機密出錄尚書杖節京都并統六軍既爲刺史兼居重號殊非人臣之體流俗好評必有譏謗宜省錄尚書杖節及都督且王佐之器當得宏達遠識高正明斷道德優備者以臣闇識未見其木然于見人未踰于導臣非敢苟私親親惟欲忠社稷表至導封以還敦敦復遣奏之初敦辟吳興沈充爲

參軍充薦同郡錢鳳于敦敦以爲鎧曹參軍二人皆巧佞凶狡知敦有異志陰贊成之爲之畫策敦寵信之勢傾內外初敦務自矯厲雅尚清談口不言財色既素有重名又立大功于江左專任閭外手控強兵羣從貴顯威權莫貳帝畏而惡之遂引劉隗刁協等以爲心膂敦益不能平于是嫌隙始構矣及湘州刺史甘卓遷梁州敦欲以從事中郎陳頌代卓帝不從更以譙王承鎮湘州敦復上表陳古今忠臣見疑于君而蒼蠅之人交構其間欲以感動天子帝愈忌憚之俄加敦羽葆鼓吹增從事中郎掾屬舍人各二人

帝以劉隗爲鎮北將軍鎮淮陰戴若思爲征西將軍鎮合肥悉發揚州奴爲兵外以討胡實禦敦也永昌元年王敦以郭璞爲記室參軍璞善十筮知敦必爲亂已預其禍甚憂之大將軍掾陳述卒璞哭之極哀曰嗣祖焉知非福也敦旣與朝廷乖離乃羈錄朝士有時望者置已幕府謝鯤爲長史鯤終日酣醉故敦不妄以事敦將作亂謂鯤曰劉隗姦邪將危社稷吾欲除君側之惡何如鯤曰隗誠始禍然城狐社鼠敦怒曰君庸才豈大達體出爲豫章太守又畱不遣敦率衆內向以誅隗爲名上疏先是詔免中州良民遭

難爲揚州諸郡僮僕者以備征役尚書令刁協之謀也由是衆益怨故敦以爲辭敦黨沈充起兵應敦至蕪湖又上表罪狀刁協帝大怒下詔曰王敦憑恃寵靈敢肆狂逆方朕太甲欲見幽囚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今親率六軍以誅大逆有殺敦者封五千戶侯召戴淵劉隗並會京師敦兄合時爲光祿勳叛奔于敦帝遣王廙往諭止敦敦不從而畱之廙更爲敦用征虜將軍周札素矜險好利敦將至帝使劉隗軍金城札守石頭帝親被甲徇師于郊外以甘卓都督荆梁二州諸軍事陶侃領江州刺史使各帥所統以躡

敦後敦至石頭欲攻劉隗其將杜弘曰劉隗死士衆多未易可尅不如攻石頭周札少恩兵不爲用攻之必敗札敗則隗自走敦從之札果開城門納弘敦據石頭歎曰吾不復得爲盛德事矣謝鯤曰何爲其然也但使自今已往日忘日去耳帝命刁協劉隗戴淵帥衆攻石頭王導周顗等三道出戰協等兵皆大敗太子紹聞之欲自帥將士決戰升車將出中庶子溫嶠執輶諫曰殿下國之儲副奈何以身輕天下抽劒斬鞍乃止敦旣入石頭擁兵不朝官省奔散惟有侍中二人刁協劉隗旣敗俱入宮見帝帝執協隗手流

導豈有不
知者是時
敦故畏
導耳後鯤
勸入朝見
用周載皆

涕嗚咽勸令避禍協曰臣當守死不敢有二帝曰今事逼矣安可不行乃令給協隗人馬使自爲計協老不堪騎乘素無恩紀募從者皆委之行至江乘爲人所殺送首於致愧奔後趙官至太子太傅而卒帝令百官公卿詣石頭見敦辛未大赦以敦爲丞相江州牧封武昌郡公自西都覆沒四方皆勸進於帝敦欲專國政患帝年長難制欲更議所立王導不從及敦克建康謂導曰不用吾言幾至覆族敦以太子有勇略爲衆心所嚮欲誣以不孝而廢之大會百官問溫嶠曰太子以何德稱聲色俱厲嶠曰鈞深致遠蓋非

淺局所量以禮觀之可謂孝矣衆皆以爲信然敦謀
遂沮長史郝嘏等勸周顓避敦顓曰吾備位大臣朝
廷喪敗寧可復草間求活外投胡越耶敦叅軍呂猷
說敦曰周顓戴淵皆有高名足以惑衆公不除之恐
必有再舉之憂敦素忌二人之心頗然之先是敦
謂謝鯤曰吾當以周伯仁爲尚書令戴若思爲僕射
是日又問鯤近來人情何如鯤曰若果能舉用周戴
則羣情帖然矣敦怒曰君粗疎耶二子不相當吾已
收之矣鯤愕然自失顓被收并戴淵殺之於石頭南
門之外帝使侍中王彬勞敦彬素與顓善元往哭顓

然後見敦敦怪其容慘問之彬曰向哭伯仁情不能
已因勃然數敦曰兄拒旌犯順殺戮忠良圖爲不軌
禍及門戶矣辭氣慷慨聲淚俱下敦大怒厲聲時王
導在坐爲之懼勸彬起謝彬曰脚痛不能拜且此復
何謝敦曰脚痛孰如頸痛兵殊無懼容竟不肯拜敦
以西陽王羨爲太宰加王導尚書令王廙爲荊州刺
史竟不朝而去是時敦遣兵陷湘州殺刺史譙王承
還屯武昌多害忠良寵樹親戚以兄舍爲荊州刺史
以義陽太守任愔督河北諸軍事敦又自督寧益二
州帝憂憤成疾崩大寧元年敦謀篡位諷朝廷徵已

明帝乃手詔徵之、又使太常應詹拜授加黃鉞班劍武賁二十八劔履上殿、敦移鎮姑孰、帝使侍中阮孚齋牛酒犒勞、敦稱疾不見、使主簿受詔、以王導爲司徒、敦自爲揚州牧、帝畏敦之逼、欲以猷鑒爲外援、拜鑒都督揚州諸軍事、鎮合肥、敦忌之、表鑒爲尚書令、詔徵鑒、鑒還臺、遂與帝謀討敦、敦從子允之方總角、敦愛其聰警、常以自隨、敦常夜飲、允之辭醉先臥、敦與錢鳳謀爲逆、允之悉聞其言、卽於臥中大吐衣面、並汚鳳、出敦果、照視見允之臥於吐中、不復疑之、會其父舒拜廷尉、允之求歸省父、悉以敦鳳之謀白舒、

舒與王導俱啓帝、陰爲之備、敦以沈充、錢鳳爲謀主、鄧嶽、周撫、謝雍、爲爪牙、充等並凶險驕恣、共相驅扇、殺戮自己、又大起營府、侵人田宅、發掘古墓、剽掠市道、敦無子、養舍子應、及敦病甚、拜應爲武衛將軍、以自副、會稽內史周札一門五侯、宗族強盛、敦忌之、及有疾、錢鳳勸敦早除周氏、敦然之、札兄子逯爲敦從事中郎、會道士李脫以妖術惑衆、敦誣逯與脫謀爲不軌、收逯于軍中殺之、遣人就沈充于吳、盡殺札諸兄子、進兵襲會稽、札拒戰而死、常從督冉曾公乘雄等爲元帝心腹、敦又害之、以宿衛尚多、奏令三番休

二及敦病篤詔遣侍中問疾時帝將討敦微服至蕪湖察其營壘又屢遣大臣訊問其起居遷合驃騎大將軍含子瑜散騎常侍敦以溫嶠爲丹陽尹使覘伺朝廷嶠至具言敦逆謀郗鑒請召臨淮太守蘇峻充州刺史劉遐等入衛帝欲討敦知其爲物情所畏服乃僞言敦死于是下詔錢鳳豎子專爲謀主逞其凶慝誣罔忠良周嵩亮直讜言致禍周札周筵累世忠義聽受讒搆殘夷其宗輒立兄息以自承代多樹私黨莫能同惡未有宰相繼體而不由王命者也頑凶相獎無所顧忌擅錄冶工輒割運漕志騁凶醜以闕

神器社稷之危匪夕則旦天不長如敦已陽燹鳳承凶宄彌復煽逆冠軍將軍鄧嶽志氣平厚識經邪正前將軍周撫質性詳簡義識素著功臣之胄情義兼常往年從敦情節不展畏逼首令不得相違論其乃心無二王室朕嘉其誠方任之以事其餘文武諸爲敦所授用者一無所問使記室郭璞筮之敦曰卿更筮我壽幾何曰思向卦明公起事必禍不久若住武昌壽不可測敦大怒曰卿壽幾何曰命盡今日日中敦乃收璞斬之敦不能御衆使錢鳳鄧嶽周撫等率衆三萬向京師含謂敦曰此家事吾便當行于是以

合爲元帥、合至江寧、司徒導遺合書曰：兄之此舉，謂可得如大將軍昔年之事乎？昔年佞臣亂朝，人懷不寧，如導之徒，心思外濟，今則不然。大將軍來屯於湖，漸失人心，君子危怖，百姓勞弊，將終之日，委重於應，應斷乳來幾日，又於時望，便可襲宰相之迹。邪日開闢以來，頗有宰相孺子者，不諸有耳者，皆知將禪仇意，非人臣之事也。一帝中興，遺愛在人，聖主聰明，德洽朝野，思與賢哲弘濟艱難，不北面而執臣節，乃私相樹建，肆行威福，凡在人臣，誰不憤歎！劉遐、蘇峻等不謀同辭，此直錢鳳不良之心，聞於遠近，自知無地。

遂唱奸逆，至于鄧伯山、周道和，恒有好情，往來人士咸皆明之。方欲委任，與共戮力，非徒無慮而已也。導門戶小大，受國厚恩，兄弟顯寵，可謂隆矣。導雖不武，情在寧國，今日之事，明目張膽，爲六軍之首，寧忠臣而死，不無賴而生矣。但恨大將軍桓文之勲不遂，而兄一旦爲逆節之臣，負先人平素之志，旣沒之日，何顏見諸父？于黃泉謁先帝于地下，邪願速建大計，惟取錢鳳一人，使家國有福，故是竹素之事，非惟免禍而已。事猶可追，宜早思之。大兵一奮，導以爲灼烜也。合不答。帝遣中軍司馬曹淠等擊合于越城，合軍敗。

敦聞怒曰我兄老婢耳門戶寒世事去矣我當力行
因作勢而起困乏復臥鳳等至京師也于水南帝親
率六軍以衝鳳頻戰破之敦謂羊鑒及子應曰我亡
後應便卽位先立朝廷百官然後乃營葬事俄而敦
死時年五十九應秘不發喪裏尸以席蠟塗其外埋
于廳事中與其黨恒縱酒淫樂率衆渡淮蘇峻等逆
擊大破之充亦燒營而退旣而周光斬錢鳳吳儒斬
沈充並傳首京師有司議曰王敦滔天作逆有無君
之心宜依崔杼王凌故事剖官戮尸以彰元惡于是
發瘞出尸焚其衣冠跽而刑之敦充首同日懸于南

桁敦首旣縣吳敢收葬者尚書郗鑒言于帝曰昔王
莽漆頭以輓卑董卓燃腹以照市王凌觀土徐馥焚
首前朝誅楊駿等皆先極官刑後聽私殯然春秋許
齊襄之葬紀侯魏武義王修之哭袁譚由斯言之王
誅加于上私義行于下臣以爲可聽私葬于義爲弘
許之于是敦家收葬焉舍父子乘單船奔荊州刺史
王舒使人沉之于江餘黨悉平

甘卓字季思丹陽人也元帝初渡江授卓前鋒都督
揚威將軍其後討周香征杜弢屢經苦戰多所擒獲
以前後功進爵于湖侯尋遷梁州刺史假節鎮襄陽

王敦舉兵遣使告卓卓乃僞許而心不同之及敦升舟而卓不起使詣武昌止敦敦大驚曰甘侯前與吾語云何而更有異正當慮吾危朝廷邪吾今東下唯除姦凶耳事濟當以甘侯作公使還報卓卓不能決或說且僞許敦待敦至都而討之卓曰昔陳敏之亂吾亦先從後圖而言者謂懼逼而謀之雖吾情本不爾而事實有似心恒愧之今若復爾誰能明我時湘州刺史譙王承遣主簿鄧騫說卓曰劉隗雖驕蹇失衆心非有害于天下也大將軍以其私憾稱兵犯關託討亂之名實失天下之望此忠臣義士匡救之時

也昔魯連匹夫猶懷蹈海之志況受任方伯位同體國者乎今若因天入之心唱桓文之舉杖大順以掃逆節擁義兵以勤王室斯千載之運不可失也時敦以卓不至慮在後爲變遣參軍樂道融苦要卓俱下道融義憤敦逆節因說卓曰主上躬統萬機非專任劉隗今慮七國之禍故割湘州以削諸侯而王氏擅權日久卒見分政便謂失職耳王敦背恩肆逆舉兵伐主國家待君至厚今若同之豈不負義又生爲逆臣死爲愚鬼永成宗黨之恥耶君當僞許應命而馳襲武昌敦衆聞之必不戰自散大勲可就矣卓素不

欲從敦得道融說遂決曰吾本意也乃露檄遠近陳敦逆狀率統所致討遣使奉表詣臺與廣州陶侃刻期遣參軍鄧騫至長沙令譙王承堅守征西將軍戴淵在西江先得卓書表上之臺內皆稱萬歲武昌大驚傳卓軍至人皆奔散詔書遷爲鎮軍大將軍侍中都督荆梁二州諸軍事荊州牧陶侃得卓信卽遣參軍高寶率兵下卓雖懷義正而性不果毅且年老多疑計慮猶豫軍次猪口累旬不前敦大懼遣卓兒子行參軍叩求和謝卓曰君此自是臣節不相責也吾家旣急不得不爾想便旋軍襄陽當更結好時王師

動心忍性
慎固坤事

敗績敦求臺騶虞幡駐卓軍卓聞周顗戴淵遇害流涕謂叩曰吾之所憂正謂今日每得朝廷人書常以胡寇爲先不悟忽有蕭牆之禍且使聖上元吉太子無恙吾臨敦上流亦未敢便危社稷吾適徑據武昌敦勢逼必劫天子以絕四海之望不如還襄陽更思後圖卽命旋軍都督尉秦康說卓曰今分兵取敦不難但斷彭澤上下不得相赴自然離散可一戰擒也將軍旣有忠節中道而廢更爲敗軍之將恐將軍之下亦各求其利便求西還不可得也卓不能從樂道融亦日夜勸卓速下卓性寬和忽更疆塞徑還襄陽

意氣騷擾舉動失常自照鏡不見其頭視庭樹而頭在樹上心甚惡之其家金櫃鳴聲似鎚鏡清而悲巫云金櫃將離是以悲鳴主簿何無忌及家人皆勸令自警卓不從更狠復聞諫輒怒方散兵使大佃而不爲備功曹榮建固諫不聽襄陽太守周慮等密納敦意知卓無備詐言湖中多魚勸卓遣左右皆捕魚乃害卓于寢傳首于敦四子皆被害

八編類纂

八編類纂卷之二百六十六

左編

亂類

晉桓溫子玄

桓溫譙國龍亢人宣城內史彝之子也生未期溫嶠見之曰此兒有奇骨可試使啼及聞其聲曰真英物也彝以嶠所賞故遂名之曰溫嶠笑曰果爾後將易吾姓也初蘇峻之亂彝守宣城力屈爲峻將韓晃所害江播豫焉溫時年十五枕戈泣血志在復讐至年十八會播已終子彪兄弟三人居喪置刀杖中以爲

溫備溫詭稱弔賓得進刀彪於廬中并追二弟殺之時人稱焉溫豪爽有風槩姿貌甚偉面有七星少與沛國劉惔善惔嘗稱之曰溫眼如紫石稜鬚作蝟毛磔孫仲謀晉宣王之流亞也選尚南康長公主拜駙馬都尉累遷徐州刺史溫與庾翼友善恒相期以寧濟之事翼常薦溫於明帝曰桓溫少有雄略願陛下勿以常人遇之常婿畜之宜委以方召之任託其弘濟艱難之勲翼卒以溫爲荊州刺史假節時李勢微弱溫志在立勲于蜀永和二年率衆西伐時康獻太后臨朝溫將發上䟽而行朝廷以蜀險遠溫兵寡少

深入敵場甚以爲憂將佐亦以爲不可江夏相袁喬勸之曰夫經略大事固非常情所及智者了於胸中不必衆言皆合也今爲天下之患者胡蜀二寇而已蜀雖險固比胡爲弱將欲除之宜先其易李勢無道臣民不附且恃其險遠不修戰備宜以精卒萬人輕齎疾趨比其覺之我已出其險要可一戰擒也蜀地富饒戶口繁庶諸葛孔明用之抗衡中夏若得而有之國家之大利也論者恐大軍旣西胡必闚覷此似是而非胡聞我萬里遠征以爲內有重備必不敢動縱有侵軼綠江諸軍足以拒守必無憂也溫從之溫

八編類纂 卷三十三
軍至青衣李勢大發兵遣叔父福從兄權將軍胥堅等將之自山陽趨合水諸將欲設伏于江南以待晉胥堅不從引兵自江北鴛鴦碕渡向犍爲溫至彭模議者欲分爲兩軍異道俱進以分漢兵之勢袁喬曰今懸軍深入萬里之外勝則大功可立不勝則噍類無遺當合勢齊力以取一戰之捷若分兩軍則衆心不一萬一偏敗大事去矣不如全軍而進棄去釜餽齎三日糧示無還心勝可必也溫從之乃命參軍周楚孫盛守輜重自將步卒直指成都溫三戰三捷賊衆散間道歸成都胥堅至犍爲乃知與溫異道還自

沙頭津濟比至溫已軍于成都之十里陌堅衆自潰勢於是悉衆與溫戰於笮橋參軍龔護戰沒衆懼欲退而鼓吏誤鳴進鼓於是攻之勢衆大潰溫乘勝直進焚其小城勢遂夜遁九十里至晉壽葭萌城勢乃面縛輿襯請命溫解縛焚襯送於京師溫停蜀三旬舉賢旌善百姓咸悅振旅還江陵進位征西大將軍開府封臨賀郡公及石虎死溫欲率衆北征先上疏求朝廷議水陸之宜久不報溫既滅蜀威名大震朝廷憚之會稽王昱以殷浩夙有盛名朝野推服乃引爲心膂與參綜朝權欲以抗溫由是與溫寢相疑貳

然素知浩弗之憚也。以國無他釁，相羈縻而已。八州士衆資調，始不爲國家用。聲言北伐，拜表便行。順流而下，行達武昌，衆四五萬。殷浩慮爲所廢，將謀避之。又欲以騶虞幡駐溫軍。簡文帝時爲撫軍，與溫書，明社稷大計，疑惑所由。溫卽廻軍還鎮。上疏：「今寇賊水消，大事垂定。晉之遺黎，鵠立南望，赴義之衆，慷慨卽路。元凶之命，懸在漏刻。而橫議妄生，成此貝錦。使垂滅之賊復獲蘇息，所以痛心絕義，悲慨彌深。」進位太尉，固讓不拜。時殷浩至洛陽，脩復園陵，經涉數年，屢戰屢敗，器械都盡。溫復進督司州，因朝野之怨，乃奏

廢浩自此內外大權一歸溫矣。遂統步騎四萬發江陵，水軍自襄陽入均口，至南鄉，步兵自浙川入武關，以征關中。命梁州刺史司馬勲出子午道，別軍攻上洛，進擊青泥，破之。溫進至灊上，秦主苻健以五千人深溝自固，居人皆安堵復業。初溫自以雄姿風氣，是宣帝劉琨之儔，及是得一巧作老婢訪之，乃琨妓女也。一見溫，便潛然而泣，問其故，答曰：「公甚似劉司空。」溫大悅，出外整理衣冠，又呼婢問婢云：「面甚似，恨薄。」眼甚似，恨小。鬚甚似，恨赤。形甚似，恨短。聲甚似，恨雌。溫於是褫冠解帶，昏然而睡，不怡者數日。溫欲脩復

園陵移都洛陽表疏十餘上。朝廷憂懼將遣侍中止之。揚州刺史王述曰：溫欲以虛聲威朝廷，非事寔也。但從之，自無所至。事果不行。又議欲移洛陽鐘虞述曰：永嘉不競，暫都江左。方當蕩平區宇，旋軫舊京。若其不爾，宜改遷園陵，不應先事鐘虞。溫竟無以奪之。進溫征討大都督司冀二州諸軍事，委以專征之任。溫遣督護高武據魯陽，將軍戴施屯河上，勒舟師以逼許洛。以譙梁水道既通，請徐豫兵乘淮泗入河。溫自江陵北伐，行經金城，見少爲瑯琊時所種柳，皆已十圍。慨然曰：木猶如此，人何以堪！攀枝折條，泣然流

涕。於是過淮泗，踐北境，與諸寮屬登平乘樓，眺矚中原。慨然曰：遂使神州陸沉，百年丘墟。王夷甫諸人，不得不任其責。袁宏曰：運有興廢，豈必諸人之過？溫作色謂四座曰：頗聞劉景升有千斤大牛，噉芻豆十倍於常牛，負重致遠，曾不若一羸犢。魏武入荊州，以享軍士，意以況宏，坐中皆失色。師次伊水，姚襄屯水北，距水而戰。溫結陣而前，親披甲，督弟冲及諸將奮擊，襄大敗，自相殺歿數千人。越北芒而西，走追之不及。遂奔平陽。溫屯故太極殿前，徙入金墉城，謁先帝諸陵。陵被侵毀者，皆繕復之。兼置陵令，遂旋軍，執降賊

八紘類纂 卷三十三 五
周成以歸還降人三千餘家於江漢之間還軍之後
司豫青兗復陷於賊升平中改封南郡公隆和初燕
寇逼河南將軍陳祐告急溫使竟陵太守鄧遐率三
千人助祐并欲還都洛陽疏上帝優詔答之加揚州
牧大司馬錄尚書事使侍中顏旄宣旨召溫入參朝
政溫上疏辭詔不許復徵溫溫至赭圻詔又使尚書
車灌止之溫遂城赭圻固讓內錄遥領楊州牧屬鮮
卑攻洛陽陳祐出奔簡文帝時輔政會溫于列洲議
征討事溫移鎮姑孰會哀帝崩事遂寢以溫弟豁兼
領荆揚等州軍事以郗愔爲徐兗二州刺史鎮京口

四年三月溫請與郗愔及刺史桓冲袁真等伐燕初
愔在北府溫常云京口酒可飲兵可用深不欲愔居
之而愔暗于事機乃遣溫箋欲共獎王室請督所毅
出河上愔子超爲溫參軍取視寸寸毀裂乃更愔箋
自陳非將相才不堪軍旅老病乞閑地自養勸溫并
領已所統溫得箋大喜卽轉愔會稽內史溫自領徐
兗二州刺史四月溫帥步騎五萬發姑孰自兗州伐
燕郗超曰道遠汴水又淺恐漕運難通溫不從六月
溫至金鄉天旱水道絕溫使人鑿鉅野三百里引汶
水會于清水引舟自清水入河舳舻數百里郗超曰

清水入河。難以通運。若寇不戰。運道又絕。因敵爲資。復無所得。此危道也。不若盡舉見衆。直趨鄴城。彼畏公威名。必望風逃潰。北歸遼碣。若能出戰。則事可立決。若欲城鄴而守之。則當此盛夏。難爲功力。百穀布野。盡爲官有。易水以南。必交臂請命矣。但恐公以此計輕銳。勝負難必。欲務持重。則莫若頓兵河濟。控引漕運。俟資儲充備。至來夏。乃進兵。溫又不從。溫遣將攻胡陸。拔之。燕主暉以下邳王厲爲征討大都督。帥步騎二萬。逆戰于黃墟。厲兵大敗。單馬奔還高平。太守徐翻舉郡來降。前鋒鄧遐。朱序敗燕將于林渚。七

月溫至枋頭。暉及大傅評大懼。謀奔和龍。吳王垂曰。臣請擊之。若其不捷。走未晚也。暉乃以垂師范陽王德等衆五萬。以拒溫。司徒左長史申胤。黃門侍郎封孚。尚書郎悉羅騰。皆從軍。暉又遣使請救于秦堅。遣將帥步騎二萬。以救燕。封孚問于申胤曰。溫衆強士整。乘流直進。今大軍逡巡高岸。一兵不接刃。未見克殄之理。事將何如。胤曰。以溫今日聲勢。似能有爲。然在吾觀之。必無成功。何則。晉室衰弱。溫專制其國。晉臣必不與之同心。故溫之得志。衆所不願也。必將垂阻。以敗其事。又溫驕而恃衆。怯於應變。大衆深入。值

降人故將
之不可用
如此

可乘之會。反更逍遙中流。不出赴利。欲望持久。坐取全勝。若糧廩愆懸。情見勢屈。必不戰自敗。此自然之數也。溫以燕降人段思爲鄉導。悉羅騰與溫戰。生擒思。溫使故趙將李述、狗趙騰又擊斬之。溫軍奪氣。初溫使袁真攻譙梁。開石門以通水運。真克譙梁而不能開石門。水運路塞。九月燕范陽王德帥騎一萬侍御史劉當帥騎五千屯石門。豫州刺史李郢帥州兵五千斷溫糧道。將軍慕容宙帥騎一千爲前鋒。與晉兵遇。宙曰。晉兵剽輕。怯于陷敵。勇于乘退。宜設餌以釣之。乃使二百騎挑戰。分餘騎爲三伏。挑戰者兵未

交而走。晉兵追之。宙帥伏以擊之。晉兵死者甚衆。溫戰不利。糧儲復竭。又聞秦兵將至。乃焚舟棄輜重。兵仗自陸道奔還。以毛虎生督東燕等四郡諸軍事。溫自東燕出倉垣鑿井而飲。行七百餘里。燕之諸將爭欲追之。吳王垂曰。不可。溫初退惶恐。必嚴設備。簡精銳爲後拒。擊之未必得志。不如緩之。彼幸吾未至。必晝夜趨俟。其士衆力盡氣衰。然後擊之。無不克矣。乃帥八千騎徐躡其後。溫果兼道而進。數日垂告諸將曰。溫可擊矣。乃急追之。及溫于襄邑。范陽王德先師精騎四千伏于襄邑東澗中。與垂夾擊溫。大破之。斬

首三萬級秦苟池邀擊於譙又破之歾者復萬計收散卒屯于山陽秘書監孫盛作晉春秋直書時事溫見之怒謂盛子曰枋頭誠爲失利何至乃如尊君所言若此史遂行自是關君門戶事其子遽拜謝請改之時盛年老家居性方嚴有軌度子孫雖班白待之愈峻至是諸子乃共號泣請爲百口計盛怒不許諸子遂私改之盛先已寫別本傳之外國及孝武帝購求異書得之于遼東人與見本不同遂兩存之初溫甚耻於枋頭之敗歸罪于袁真表廢爲庶人真怨溫誣已據壽陽以自固潛通符堅慕容暉袁真病歿其

將朱輔立其子瑾以嗣事慕容暉符堅並遣軍援瑾溫使督護竺瑤矯陽之箒與水軍擊之時暉軍已至瑤等與戰於武丘破之溫率二萬人自廣陵又至瑾嬰城固守溫築長圍守之符堅乃使其將王鑒張蚝等率兵以救瑾屯洛澗先遣精騎五千次于肥水北溫遣桓伊及弟子石虔等逆擊大破之瑾衆遂潰生擒之并其宗族數十人及朱輔送于京都而斬之瑾所侍養乞活數百人悉坑之以妻子爲賞溫意欲立功河朔以收時望還受九錫及枋頭之敗名位頓減旣克壽春謂參軍郗超曰足以雪枋頭之耻乎超曰

未也。久之，超就溫宿，謂溫曰：「明公都無所慮乎？」溫曰：「卿欲有言耶？」超曰：「明公重任，今以六十之年，敗于大舉，不建不世之勲，不足以鎮愜民望。」溫曰：「然則奈何？」超曰：「明公不爲伊霍之舉者，無以立大威權。」溫素有「心深以爲然」，遂與之定議，以帝素謹無過，而牀第易誣，乃言帝早有痿疾，嬖人相龍朱靈寶等參侍內寢。二美人田氏、孟氏生三男，將建儲立王，傾移皇基，密播此言于民間。時人莫能審其虛實。溫自廣陵將還姑熟，屯于白石，詣建康，諷褚太后請廢帝，立會稽王昱，并作令草呈之。太后方在佛屋燒香，內侍啟云：「外

謀廢帝

有急奏。」太后出倚門，視奏數行，乃曰：「我本自疑此，至半便止。」索筆益之曰：「未亡人不幸罹此百憂，感念存沒，心焉如割。」溫乃集百官于朝堂，宣太后令，廢帝爲東海王，迎會稽王卽位，改元。溫出次中堂，分兵屯衛太宰、武陵王晞，好習武事，爲溫所忌。溫表晞聚納輕剽，袁真叛逆，事相連染，頃日猜懼，將成亂階，請免晞官，以王歸藩，從之。溫使魏郡太守毛安之帥所領宿衛殿中，初殷浩卒，溫使人齎書弔之。浩子涓不答，亦不詣溫，而與武陵王晞遊。廣州刺史庾蘊素與溫有隙，溫惡殷庾宗彊，欲去之，逼新蔡王昱詣西堂自列。

遂武陵王

通新蔡王
稱武陵同
反

稱與晞及殷涓長史庾倩掾曹秀舍人庾柔等謀反
帝對之流涕溫皆收付廷尉倩柔皆蘊之弟也御史
中丞譙王恬承溫旨請依律誅晞詔曰悲惋惻怛非
所忍聞況言之哉其更詳議溫重表固請誅晞詞甚
酷切帝乃賜溫手詔曰若昔祚靈長公便宜奉行前
詔如其大運去矣請避賢路溫跪流汗變色乃奏
廢晞及三子家屬皆徙新安郡殷涓等皆被誅庾蘊
飲酖歿秦王堅聞溫廢立謂羣臣曰溫前敗灞上後
敗枋頭不能思愆自貶以謝百姓方更廢君以自說
六十之叟舉動如此將何以自容于四海乎諺曰怒

其室而作色於父其溫之謂矣帝詔溫依諸葛故事
甲仗百人入殿是時溫威勢翕赫侍中謝安見而遠
拜溫驚曰安后卿何事乃爾安曰未有君拜於前臣
揖於後時溫有腳疾詔乘輿入朝既見欲陳廢立本
意帝便泣下數行溫兢懼不得一言而出詔進溫丞
相留京都以鎮社稷溫固辭仍請還鎮十二月溫奏
廢放之人屏之於遠不可以臨黎元東海王宜依昌
邑故事築第吳郡太后詔曰使爲庶人情有不忍可
特封王溫奏封海西郡公常懼廢黜因郗超在直而
問之超以百口保溫無此超以溫故朝中皆畏事之

謝安常與王坦之共詣超，日旰未得前，坦之欲去，安曰：「不能爲性命，忍須臾邪？」二年三月，遣王坦之徵溫入輔，溫復辭。夏四月，徙海西公于吳縣西柴里，勅內史刁彝防衛，又遣御史顧允監察之。彝，協之子也。溫弑海西公，并其母與三子皆殺之。及帝不豫，詔溫曰：「吾遂委篤，足下使人冀得相見，便來便來。」於是一日一夜頻有四詔，溫上疏未及奏，而帝崩。遺詔：「家國事一稟之於公。」如諸葛武侯王丞相故事。初，文帝欲詔溫依周公居攝，右衛將軍王坦之自持詔入于帝前，毀之。帝曰：「天下儻來之運，卿何所嫌？」坦之曰：「天下宣

元之天下，陛下何得專之？」帝乃使坦之改詔焉。溫初望簡文臨終禪位於已，不爾，便爲周公居攝。事旣不副所望，故甚憤怨。拜高平陵，左右覺其有異，旣登車，謂從者曰：「先帝向遂靈見，旣不述帝所言，故衆莫之知。但見將拜時，頻言臣不敢而已。」又問左右殷涓形狀，荅者言肥短。溫云：「向亦見在帝側，初殷涓爲溫所廢，歔涓不諳溫，而與武陵王晞遊，故溫疑而害之，竟不識也。」及是，見涓爲崇因而遇疾。凡停京師十有四日，歸於姑熟，遂寢疾不起。諷朝廷加已九錫，累相催謝安、王坦之聞其病篤，密緩其事。錫文未及成而薨。

時年六十二。初，沖問溫以謝安王坦之所任。溫曰：「伊等不爲汝所處分。」溫知已存彼，不敢異害之。無益於沖，更失時望，所以謀息。沖卒，代溫鎮姑熟。旣居任，盡忠帝室，或勸沖誅除時望，專執時權。沖不從。始，溫在鎮，或罪皆專決，不請。沖以爲生殺之重，當歸朝廷。凡大辟，皆先上須報，然後行之。太元二年，臨海太守郗超卒，初超黨于桓氏，以父愔忠于王室，不令知之。及病甚，出一箱書授門生曰：「公年尊，我歿之後，恐以哀惋成疾，當呈此箱門生呈箱，皆與桓溫往返密計。」愔大怒曰：「小子歿已晚矣，遂不復哭！」

桓玄，大司馬溫之孽子也。年二十三，始拜太子洗馬。時議謂溫有不臣之跡，故折玄兄弟而爲素官。太元末，出補義興太守，鬱鬱不得志。嘗登高望震澤，歎曰：「父爲九州伯，兒爲五湖長，棄官歸國，玄在荆楚積年，優游無事，荊州刺史殷仲堪甚敬憚之。及中書令王國寶用事，謀削弱方鎮，內外騷動，知王恭有憂國之言，玄潛有意於功業，乃說仲堪曰：『國寶與君諸人，素已爲對，唯患相疑，之不速耳。今旣執權要，與王緒相爲表裏，孝伯居元舅之地，正情爲朝野所重，必未便動之。唯當以君爲事首，君爲先帝所拔，超居方任人。」

情未以爲允。咸謂君雖有思致，非方伯人若發詔徵君爲中書令，用殷顗爲荊州。君何以處之？仲堪曰：憂之久矣。君謂計將安出？玄曰：國寶姦兇，天下所知。孝伯疾惡之情，每至而當今日之會，以理推之，必當過人。君若密遣一人信說王恭，宜興晉陽之師，以內匡朝廷，已當悉荆楚之衆，順流而下，推王爲盟主。僕等亦皆投袂當世，無不響應。仲堪持疑未決，俄而王恭信至，招仲堪及玄匡正朝廷，國寶旣歿，於是兵罷。玄乃求爲廣州。會稽王道子亦憚之，不欲使在荆楚，故順其意。隆安初，詔以玄督交廣二州、廣州刺史假節。

玄受命不行。其年王恭又與庾楷起兵討江州刺史王愉，及譙王尚之兄弟。玄仲堪謂恭事必尅，捷一時響應。仲堪給玄五千人，與楊佺期俱爲前鋒。軍至湓口，王愉奔于臨川。玄遣偏將軍追獲之。玄佺期至石頭，仲堪至蕪湖。恭將劉牢之背恭歸順。恭旣歿，庾楷戰敗，奔于玄軍。牢之帥北府之衆馳赴京師，軍于新亭。佺期玄見之，失色，回軍蔡洲。朝廷未知西軍虛實，仲堪等擁衆數萬，充斥郊畿。左衛將軍桓修冲之子也，言於道子曰：西軍可說而解也。修知其情矣。殷桓之下，專恃王恭。恭旣破滅，西軍沮恐。今若以重利啗

玄及佺期二人必內喜玄能制仲堪佺期可使倒戈取仲堪矣道子納之以玄爲江州刺史以佺期爲雍州刺史以修爲荊州刺史權領左衛文武之鎮又令牢之千人送之黜仲堪爲廣州刺史詔仲堪回軍仲堪得詔書大怒趣玄佺期進軍玄等喜于朝命欲受之猶豫未決仲堪聞之遽自蕪湖南歸遣使告諭蔡洲軍士曰汝輩不各自散歸吾至江陵盡族汝餘口佺期步將劉系師二千人先歸玄等大懼狼狽西還追仲堪至尋陽及之仲堪旣失職倚玄等爲援玄等亦資仲堪兵雖內相疑阻勢不得不合乃以子弟交

無識

質屯于潯陽共相結約推玄爲盟主玄始得志乃連名上疏申理王恭求誅尚之牢之等朝廷深憚之乃免桓修復仲堪以相和解初玄在荊州豪縱士庶憚之仲堪親黨勸殺之不聽及還潯陽資其聲地故推爲盟主玄逾自矜重佺期爲人驕悍常自謂承藉華胄江表莫比而玄每以寒士裁之佺期甚憾卽欲於壇所襲取玄仲堪惡佺期兄弟虓勇恐尅玄之後復爲已害苦禁之於是各奉詔還鎮玄亦知佺期有異謀於是屯于夏口隆安中詔加玄都督荊州四郡以兄偉爲輔國將軍南蠻校尉仲堪慮玄跋扈遂與佺

期結婚爲援。初玄旣與仲堪。佺期有隙。恒慮掩襲。求廣其所統。朝廷亦欲成其釁隙。故分佺期所督四郡與玄。佺期甚忿懼。會姚興侵洛陽。佺期乃建牙聲云。援洛密欲與仲堪共襲玄。仲堪雖外結佺期而疑其心距而不許。猶慮弗能禁。復遣從弟通屯于北境。以遏佺期。佺期旣不能獨舉。且不測仲堪本意。遂息甲。南蠻校尉楊廣。佺期之兄也。欲距桓偉。仲堪不聽。乃出廣爲宜都建平二郡太守。佺期弟孜敬先爲江夏相。玄以兵襲而召之。旣至以爲諮議參軍。玄於是典軍西征。亦聲云。救洛與仲堪書。說佺期受國恩而棄

山陵。宜共罪之。今親率戎旅。逕造金墉。使仲堪收楊廣。如其不爾。無以相信。仲堪本旣欲兩全之。旣得玄書。知不能禁。乃曰。君自汚而行。不得一人入江也。玄乃止。後荊州大水。仲堪賑恤饑者。倉廩空竭。玄乘其虛而伐之。先遣軍襲巴陵。梁州刺史郭銓當之所鎮。路經夏口。玄聲云。朝廷遣佺期爲已前鋒。乃授以江夏之衆。使督諸軍。並進密報。兄偉令爲內應。偉遑遽不知所爲。乃自齎疏示仲堪。仲堪執偉爲質。令與玄書辭甚苦。至玄曰。仲堪爲人不能專決。常懷成敗之計。爲兒子作慮。我兄必無憂矣。玄旣至巴陵。仲堪遣

衆距之爲玄所敗，玄進至楊口，又敗仲堪弟子道護。乘勝至零口，去江陵二十里。仲堪遣軍數道距之。佺期自襄陽來赴，與兄廣擊玄。玄懼其銳，乃退軍馬頭。佺期等方復追玄，苦戰，佺期敗走，還襄陽。仲堪出奔鄴城。玄遣將軍馮該躡佺期，獲之。廣爲人所縛，送玄並殺之。仲堪聞佺期死，乃將數百人奔姚興，至冠軍城，爲該所得。玄令害之。於是遂平荆雍，乃表求領江荆二州。詔以玄都督荆襄雍秦梁益寧七州，後將軍荊州刺史假節，以桓修爲江州刺史。玄上疏固爭江州，於是進督八州及楊豫八郡，復領江州刺史。玄又

輒以偉爲冠軍將軍、雍州刺史。時寇賊未平，朝廷難違其意，許之。玄於是樹用腹心，兵馬日盛。屢上疏求討孫恩，詔輒不許。其後恩逼京都，玄建牙聚衆，外託勤王，實觀釁而進。復上疏請討之。會恩已走，玄又奉詔解嚴，以偉爲江州鎮夏口司馬，刁暢督八郡鎮襄陽。遣桓振、馮該等戍湓口，移沮漳蠻二千戶于江南。又置諸郡丞，詔徵廣州刺史刁達、豫章太守郭昶之。玄皆留不遣，自謂三分有二，知勢運所歸，屢上禎祥，以爲已瑞。初，庾楷旣奔于玄，玄之求討孫恩也，以爲右將軍。玄旣解嚴，楷亦去職。楷以玄方與朝廷構怨，

八
新
卷
七
七
恐事不克禍及於已乃密結於後將軍元顯許爲內
應元興初元顯稱詔伐玄玄從兄石生時爲太傅長
史密書報玄玄本謂揚土饑饉孫恩未滅必未遑討
已可得畜力養衆觀釁而動已聞元顯將伐之甚懼
欲保江陵長史卞範之說玄曰公英畧威名振于天
下元顯口尚乳臭劉牢之大失物情若兵臨近畿示
以威賞則土崩之勢可翹足而待何有延敵入境自
取蹙弱者乎玄大悅乃畱其兄偉守江陵抗表率衆
下至尋陽移檄京邑罪狀元顯檄至元顯大懼下船
而不克發玄旣失人情而興師犯順慮衆不爲用恒

有迴旆之計旣過尋陽不見王師意甚悅其將吏亦
振庾楷謀泄玄收繫之至姑孰使其將馮該符宏皇
甫敷索元等先攻譙王尚之尚之敗劉牢之遣子敬
宣詣玄降玄至新亭元顯自潰玄入京師矯詔曰義
旗雲集罪在元顯太傅已別有教其解嚴息甲以割
義心又矯詔加已總百揆侍中都督中外諸軍事丞
相錄尚書事楊州牧領徐州刺史又加假黃鉞羽葆
鼓吹班劍二十人置左右長史司馬從事中郎四人
甲仗二百人上殿玄表列太傅道子及元顯之惡徙
道子于安城郡害元顯于市於是玄入居太傅府害

太傅中郎毛泰泰弟游擊將軍邃太傅參軍荀遜前
豫州刺史庾楷父子吏部郎袁遵譙王尚之等以劉
牢之爲會稽內史牢之曰始爾便奪我兵禍其至矣
乃大集僚佐議據江北以討玄使子敬宣說劉裕舉
兵裕以桓玄新得志不從而參軍劉襲亦曰事之不
可者莫大于反將軍往年反王恭近日反元顯今復
反玄一人三反何以自立語畢趨出佐吏多散走牢
之懼遣敬宣之京口迎家失期不至牢之以爲事泄
爲玄所殺乃北走新洲縊歿敬宣至不暇哭卽渡江
奔廣陵將吏殞之歸塋丹徒玄命斫棺斬首暴尸于

市旣至姑孰固辭錄尚書事詔許之而大政皆諮焉
小事則決於桓謙卞範之自禍難屢構干戈不戢百
姓厭之思歸一統及玄初至也黜凡佞擢雋賢京師
欣然後乃陵侮朝廷幽擯宰輔於是朝野失望人不
安業元興二年玄詐表請平姚興又諷朝廷作詔不
許玄以歷代咸有肥遯之士而已世獨無乃徵皇甫
謐六世孫希之爲著作併給其資用皆令讓而不受
號曰高士時人名爲充隱議復肉刑斷錢貨廻復改
異造革紛紜志無一定條制森然動害政理性貪鄙
好奇異尤喜寶物珠玉不離于手人士有法書好畫

及佳園宅者悉欲歸已猶難逼奪之皆蒲博而取遣臣佐四出掘果移竹不遠數千里初玄恐帝不肯爲手詔又慮璽不可得逼臨川王寶請帝自爲手詔因奪取璽比臨軒璽已久出玄甚喜百官到姑孰勸玄僭僞位玄僞讓朝臣固請玄乃於城南七里立郊登壇篡位初出僞詔改年爲建始右丞相王攸之曰建始趙王倫僞號也又改爲永始復是王莽始執權之歲其兆號不祥冥符僭逆如此裕率義軍至竹里玄移還上宮百僚步從召侍官皆入止省中赦揚豫徐兗青冀六州加桓謙征討都督假節以殷仲文代桓

脩遣頓丘太守吳甫之右衛將軍皇甫敷北距義軍裕等遇於江乘與戰臨陣斬甫之進至羅落橋與敷戰復梟其首玄聞之大懼乃召諸道術人推算數爲厭勝之法乃問衆曰朕其敗乎曹靖之對曰神怒人怨臣實懼焉玄曰人或可怨神何爲怒對曰移晉宗廟飄泊失所大楚之祭不及於祖此其所以怒也玄曰卿何不諫對曰輦上諸君子皆以爲堯舜之世臣何敢言玄愈忿懼使桓謙何澹之屯東陵卞範之屯覆舟山西衆合二萬以距義軍裕至蔣山使羸弱貫油帔登山分張旗幟數道並前玄偵候還云裕軍四

塞不知多少。玄益憂惶，遣武衛將軍庾頤之配以精卒副援諸軍。于時東北風急，義軍放火，煙塵障天，鼓譟之音震駭京邑。劉裕執鉞麾而進，謙等諸軍一時奔潰。玄於道作起居注，叙其距義軍之事，自謂經畧，指授算無遺策。諸將違節度以致虧喪，非戰之罪。於是不遑與羣下謀議，唯耽思誦述，宣示遠近。玄至江陵，石康納之，張幔屋于城南，署置百官以卞範之爲尚書僕射，其餘職多用輕資。於是大修舟師，曾未三旬，衆且二萬。玄乘馬出城，至門左右於閭中所之，不中，前後相殺交橫。玄僅得至船，於是荊州別駕王康

產奉帝入南郡府舍，太守王騰之率文武營衛，時益州刺史毛璩使其從孫祐之叅軍費恬送弟璠喪葬。江陵有衆二百，璩弟子脩之爲玄屯騎校尉，誘玄以入蜀。玄從之，達枚回州，恬與祐之迎擊，玄矢下如雨。玄嬖人丁仙期等以身蔽玄，並中數十箭而歿。玄被箭，其子昇輒拔去之。益州督護馮遷抽刀而前，玄拔頭上玉導與之，仍曰：「是何人邪？」敢殺天子，遷曰：「欲殺天子之賊耳。」遂斬之。時年三十六。又斬石康及璿等五級。庾頤之戰歿，昇云：「我是豫章王諸君，勿見殺。」送至江陵市斬之。

北魏爾朱榮

魏爾朱榮字天寶北秀容人也世爲部落酋帥其先居爾朱川因爲氏焉正光中四方兵起秀容人乞伏莫干等反榮遂散畜牧招合義勇以討賊功進封博陵郡公榮率衆至肆州刺史閉城不納榮怒攻拔之乃署其從叔羽生爲刺史自是兵威漸盛朝廷亦不能罪責時胡太后再臨朝嬖佞用事政事縱弛盜賊蜂起榮勢強盛魏朝憚之榮用高歡計常與元天穆及帳下都督賀拔岳密謀欲舉兵入洛內誅嬖佞外清羣盜二人皆勸成之及葛榮吞杜洛周榮恐其南

二好題目

山說鑿鑿

逼鄴城表求率精騎三千更援相州太后疑之報賊勢已衰不須出兵榮復上書以爲賊勢雖衰官軍屢敗人情危怯恐實難用若不更思方畧無以萬全臣愚以爲蠕蠕主阿那瓌荷國厚恩未應忘報宜遣發兵東趣汴口以躡其背北海之軍嚴加警備以當其前臣麾下雖少輒盡力命自井陘以北滏口以西分據險要攻其肘腋葛榮雖併洛周威恩未著人類差異形勢可分遂動兵招集義勇北捍馬邑東塞井陘徐紇說太后以鐵券間榮左右榮聞而恨之魏肅宗亦惡紇等逼于太后不能去密詔榮舉兵內向欲以

脅太后榮以高歡爲前鋒行至上黨帝復以私詔止之紇等恐禍及已陰與太后謀酖帝帝暴殂太后立皇女爲帝大赦旣而下詔稱潘克華本實生女故臨洮王寶暉世子釗體自高祖宜膺太寶百官文武加二階宿衛加三階釗卽位始生三歲太后欲久專政故貪其幼而立之爾朱榮聞之大怒謂元天穆曰主上宴駕春秋一十九海內猶謂之幼君況今奉未言之兒以臨天下欲求治安其可得乎吾欲率鐵騎起哀山陵剪誅奸佞立長君何如天穆曰此伊霍復見于今矣榮乃抗表云今海內草草異口一言皆云大

供論

術

行皇帝鳩毒致禍舉潘嬪之女以誑百姓奉未言之兒而臨四海求以徐紇鄭儼之徒付之司敗更召宗親推其明德太后甚懼詔以李神軌爲大都督將於太行杜防榮抗表之始遣從子天光親信奚毅及蒼頭王相入洛與從弟世隆密議廢立天光乃見莊帝具論榮心帝許之天光等還北榮發晉陽猶疑所立乃以銅鑄孝文及咸陽王禧等五王子孫像成者當奉爲主唯莊帝獨就師次河內重遣王相密迎莊帝與帝兄彭城王邵弟始平王子正武泰元年四月莊帝自高渚度至榮軍將士咸稱萬歲及莊帝卽位詔

以榮爲使持節都督中外諸軍事大將軍開府尚書
令領軍將軍太原王及渡河太后乃下髮入道內外
百官皆向河橋迎駕榮惑武衛將軍費穆之言謂天
下乘機可取乃譎朝士共爲盟誓將向河陰西北三
里至南北長堤悉命下馬西度卽遣胡騎四向圍之
妄言丞相高陽王欲反殺百官王公卿士二千餘人
皆歛手就戮又命二三十人拔刀走行宮莊帝及彭
城王霸城王等俱出帳榮先遣其黨在帝左右相與
爲應及見事起假言防衛抱帝入帳餘人卽害彭城
霸城二王乃令四五十人遷帝於河橋沈靈太后及

惡極

少王於河時又有朝士百餘人後至仍於堤東被圍
遂臨以白刃唱曰能爲禪文者出當原其命時有隴
西李神雋頓丘李諧太原溫子昇並當世辭人皆在
圍中耻從是命俯伏不應有御史趙元則者恐不免
歾出作禪文榮令人誡軍士言元氏既滅爾朱氏興
其衆咸稱萬歲榮遂鑄金爲已像數四不成時榮所
信幽州人劉靈助善卜占言今時人事未可榮乃曰
若我作不吉當迎天穆立之靈助曰天穆亦不吉唯
長樂王有王兆耳榮亦精神恍惚不自支持遂便愧
悔至四更中乃迎莊帝帝左右唯有故舊數人榮猶

執移都之議上亦無以拒焉又在光明殿重謝河橋之事誓言無復二心莊帝自起止之因復爲榮誓言無疑心榮喜因求酒一遍及醉熟寢帝欲誅之左右苦諫乃止卽以牀輦向中常侍省榮夜半方寤遂達旦不眠自此不復禁中宿矣榮女先爲明帝嬪欲上立爲后帝疑未決給事黃門侍郎祖瑩曰昔文公在秦懷嬴入侍事有反經合義陛下獨何疑焉上遂從之時葛榮向京師衆號百萬相州刺史李神雋閉門自守榮率精騎七千馬皆有副倍道兼行東出滏口而與葛榮衆寡非敵葛榮聞之喜見於色乃令其衆

辦長繩至便縛取自鄴以北列陣數十里箕張而進榮潛軍山谷爲奇兵分督將已上三人爲一處處有數百騎令所在揚塵鼓譟使賊不測多少又以人馬逼戰刀不如棒密勒軍士馬上各齎袖棒一枚至戰時慮廢騰逐不聽斬級使以棒棒之而已乃分命狀勇所當衝突號令嚴明將士同奮榮身自陷陣出於賊後表裏合擊大破之於陣禽葛榮餘衆率降榮以賊徒旣衆若卽分割恐其疑懼乃普令各從所樂親屬相隨任所居止於是羣情喜悅登卽四散數十萬衆一朝散盡待出百里之外乃始分道押領隨便安

置咸得其宜。獲其渠師量才受用。新附者咸安時人。服其處分。機速乃檻車送葛榮赴闕。詔加榮大丞相。都督河北畿外諸軍事。莊帝雖受制權臣。而勤政事。數自理冤獄。親覽辭訟。又選司多濫。與吏部尚書李神雋議正綱紀。而榮乃大相嫌責。曾開補定州曲陽。令神雋以階縣不奏。別縣更擬人。榮大怒。即遣其所補者往奪其任。榮使入京。雖復微蔑。朝貴見之莫不傾靡。及至闕下。未得通奏。恃榮威勢。至於忿怒。神雋遂上表遜位。榮欲用世隆攝選。上亦不違。榮曾啟北人爲河內諸州。欲爲倚角勢。上不卽從。天穆入見。論

事。上猶未許。天穆曰。天柱既有大功。爲國宰相。若請普代天下官屬。恐陛下亦不得違。如何。故數人爲州。便停不用。帝正色曰。天柱若不爲人臣。朕亦須代。如其猶存臣節。無代天下百官理。榮聞大怒曰。天子由誰得立。今乃不用我語。皇后復嫌內妃嬪。甚有妬恨之事。帝遣世隆語以大理。后曰。天子由我家置立。今便如此。常時諸方未定。欲使與之相持。及告捷之日。乃不甚喜。謂尚書令臨淮王。或曰。卽今天下便是無賊。臨淮見帝色不悅。曰。臣恐賊乎。以後方勞。聖慮帝畏餘人怪。還以他語解之。曰。其實撫寧荒餘。彌成不

易榮好射獵不捨寒暑法禁嚴重若一鹿出乃有數人殞命曾有一人見猛獸便走謂曰欲求活邪遂卽斬之自此獵如登戰場曾見一猛獸在窮谷中乃令餘人重衣空手搏之不令復損於是數人被殺遂禽得之及見四方無事乃遣人奏曰參軍許周勸臣取九錫臣惡其此言已發遣令去榮時望得殊錫故以意諷朝廷帝實不欲與之因稱其忠榮見帝年長明晤爲衆所歸欲移自近皆使由已每因醉云入將天子拜謁金陵後還復恒朔而侍中朱元龍輒從尚書索太和中遷京故事於是復有移都消息榮乃暫未

向京言看皇后挽難帝懲河陰之事終恐難保乃與城陽王徽侍中楊侃李或尚書右僕射元羅謀皆勸帝刺殺之唯膠東侯李侃晞濟陰王暉業言榮若來必有備恐不可圖又欲殺其黨與發兵拒之帝疑未定而京師人懷憂懼中書侍郎刑子才之徒已避之東出榮乃遍與朝士書箱任畱中書舍人溫子昇以書呈帝帝恒望其不來及見書以榮必來色甚不悅武衛將軍奚毅建義初往來通命帝每期之甚重然以爲榮通親不敢與之言情毅曰若必有變臣寧死陛下難不能事契胡帝曰朕保天柱無異心亦不忘

卿忠款三年八月榮將四千騎發并州向京時人皆言其反復道天子必應圖之九月初榮至京有人言云帝欲圖之榮卽具奏帝曰外人亦言王欲害我豈可信之於是榮不自疑每入謁帝從人不過數十皆不持兵仗帝欲止城陽王曰縱不反亦何可耐況何可保耶奚毅又見求間帝卽下明光殿與語帝又疑其爲榮不告以情及知毅赤誠乃召城陽王徽及楊侃李或告以毅語榮小女嫁與帝兄子陳留王小字伽邪榮嘗指之曰我終當得此女婿力徽又曰榮慮殿下終爲此患脫有東宮必貪立孩幼若皇后不

生太子則立陳留以安天下并言榮指陳留語狀九月十五日天穆到京帝駕迎之榮與天穆並從入西林園讌射榮乃奏曰近來侍官皆不習武陛下宜將五百騎出獵因省辭訟先是奚毅言榮因獵挾天子移都至是其言相符至十八日召中書舍人溫子昇告以殺榮狀并問以殺董卓事子昇具道本末上曰王允若卽赦涼州人必不應至此良久語子昇曰朕之情理卿所具知歟猶須爲況未必歟寧與高貴鄉公同日歟不與常道鄉公同日生上謂殺榮天穆卽赦其黨便應不動應詔王道習曰爾朱世隆司馬子

如朱元龍比來偏被委付具知天下虛實謂不宜留城陽王及楊侃曰若世隆不全仲遠天光豈有來理帝亦謂然無復殺意城陽王曰榮數征伐腰間有刀或能狼戾傷人臨事願陛下出乃伏侃等十餘人於光明殿東其日榮與天穆並入坐食未訖起出侃等從東階上殿見榮天穆出至中庭事不果十九日是帝忌日二十日榮忌日二十一日暫入卽向陳留王家飲酒極醉遂言病動頻日不入上謀頗泄世隆等以告榮榮輕帝不謂能反預帝謀者皆懼二十五日旦榮天穆同入其日大欲革易上在光明殿東序中

快筆

西向坐榮與天穆並御牀西北小牀上南坐城陽入始一拜榮見光祿卿魯安等持刀從東戶入卽馳向御坐帝拔千牛刀手斬之時年三十八得其手板上有數牒啟皆左右去留人名非其腹心悉在出限帝曰豎子若過今日便不可制時又天穆與榮子菩提亦就戮於是內外喜叫聲滿京城既而大赦子文畧聰明雋爽多所通習齊文襄嘗令張永興馬上彈琵琶十餘曲試使文畧寫之遂得八文襄戲之曰聰明人多不老壽子其慎之文畧對曰命之脩短皆在明公文襄愴然曰此不足慮初神武遺令恕文畧十

可憐語

八編類纂 卷三十一
恃此益橫多所陵忽齊天保末嘗邀平秦武興汝南
諸王至宅供設奢麗各有贈賄諸王共假聚寶物以
要之文畧弊衣而往從奴五十人皆駿馬侯服其豪
縱不遜如此平秦王有七百里馬文畧敵以好婢賄
取之明日平秦王使人致請文畧殺馬及婢以二銀
器盛婢頭馬肉而遺之平秦王訢之於文宣繫於京
畿獄文畧嘗大遺魏收金請爲父作佳傳收論榮比
韋彭伊霍蓋由是也爾朱兆榮從子榮歿兆自汾州
據晉陽彥伯仲遠世隆度律榮從弟仲遠徐州刺史
榮歿仲遠自滑臺率衆向京師榮歿時世隆自京師

惠

奔河橋天光榮從子雍州刺史榮歿自關中率衆向
洛陽爾朱榮之誅也是夜爾朱世隆出自部曲走屯
河陰世隆欲還北司馬子如曰當此之際不可以弱
示人若亟北走恐變生肘腋不如分兵守河橋還軍
向京師出其不意或可成功假使不得所欲亦足示
有餘力使天下畏我之強不敢叛散世隆從之攻河
橋殺奚毅據北中城魏朝大懼高昂從榮至洛榮歿
魏主引見勞勉之其兄乾亦自冀州馳赴洛魏主以
乾爲河北大使昂爲直閣將軍使歸集鄉曲爲形援
送之河橋舉酒指水曰卿兄弟冀部豪傑能令士卒

八經類纂 卷三十一
致歿京師尚有變可爲朕河上一揚塵乾垂涕受
昂援劒起舞誓以必歿十月世隆遣爾朱拂律歸將
胡騎一千皆白服來郭下魏主遣人謂之曰太原王
立功不終因圖釁逆罪止榮身餘皆不問若降官爵
如故拂律歸曰願得太原王尸生死無恨因涕泣羣
胡皆痛哭聲振城邑魏主募敢歿士討世隆一日得
萬人與拂律歸等戰於郭外不克世隆亦收兵北遁
詔行臺源子恭鎮大行丹谷築壘防之汾州刺史爾
朱兆聞榮歿自汾州帥騎據晉陽世隆至長子兆來
會之共推太原太守長廣王曄卽位世隆兄仲遠亦

走兵徐州向洛陽魏主以城陽王徽總統內外徽憂
怖不知所出性多忌嫉羣臣有獻策者輒勸勿納又
靳財貨賞賜薄少或多而中減或與而復追十一月
仲遠陷西兗州賀拔勝與戰不勝降之兆遂輕兵涉
河騎卽宮門宿衛散走魏主步出雲龍門外遇城陽
王徽乘馬走屢呼之不顧而去兆執魏主鎖之撲殺
皇子縱兵大掠殺臨淮或等世隆仲遠皆至洛陽兆
責世隆曰叔父在朝如何令天柱受禍按劍瞋目聲
色甚厲世隆遜謝然後得已由是深恨之初魏主殺
爾朱榮詔河西賊帥紇豆陵步蕃襲秀容至是步蕃

八編類纂卷之二百六十七
南平王勢甚盛兆留世隆鎮洛陽亟還晉陽以禦之
遷魏主於晉陽竟弑之三級佛寺

八編類纂卷之二百六十七

左編

亂類

梁侯景

侯景、魏之懷朔鎮人也。魏末，北方大亂，乃事邊將爾朱榮，甚見器重。高歡微時，與景甚相友好。及歡誅爾朱氏，景以衆降，仍爲歡用。稍至吏部尚書，非其好也。每獨曰：「何當離此反故鄉邪？」尋封濮陽郡公。歡之敗於沙苑，景謂歡曰：「宇文泰恃於戰勝，今必致怠，請以數千勁騎至關中取之。」歡以告其妃婁氏曰：「彼若得。」

快語

泰亦將不歸。得泰失景於事。益歡乃止。後爲河南道大行臺位司徒。又言於歡曰。恨不得泰。請兵三萬。橫行天下。須要濟江。縛取蕭衍老公。以作太平寺主。歡壯其言。使擁兵十萬。專制河南。景右足短。弓馬非其長。所任唯智謀。時歡步將高昂彭樂。皆雄勇冠時。景常輕之。及將鎮河南。請于歡曰。今握兵在遠。奸人易生詐僞。大王若賜以書。請異於他者。許之。每與景書。別加微點。雖子弟弗之知。景素輕高澄。嘗曰。高王在。吾不敢有異。王沒。吾不與鮮卑小兒共事矣。及歡疾篤。其世子澄矯書召之。景知僞。懼禍。因用行臺郎

疎

紹景嘗從之受其法

王偉計。乃以太清元年二月遣使請舉函谷以東。還丘以西。荆襄以北。十三州。內附上表求降。帝由是納之。於是封景河南大將軍。使持節督河南北諸軍事。大行臺承制如鄧禹故事。高澄嗣位。爲渤海王。遣其將慕容紹宗圍景於長社。景急乃求割魯陽長社東荆北。充請救于西魏。西魏遣兵救之。紹宗乃退。景復請兵于司州刺史羊鴉仁。鴉仁遣兵至汝水。魏兵夜遁。雅仁乃據懸瓠。時景將有北歸者。言景有悔過志。高澄以爲信然。乃以書喻景。若還許以豫州刺史。終其身。所部文武更不追攝。闔門無恙。并還寵妻愛子。

景使王偉復書曰今已引二邦楊旌北討熊豹齊奮克復中原幸自取之何勞恩賜昔王陵附漢母在不歸太上囚楚乞羹自若矧伊妻子而可介意脫謂誅之有益欲止不能殺之無損徒復阮戮家累在君何關僕也澄知景無歸志乃遣軍相繼討景帝聞鴉仁已據懸瓠遂命羣帥指授方畧大舉攻東魏彭城以貞陽侯蕭淵明爲都督淵明軍敗見俘景乃遣王偉詣闕獻策請元氏子弟立爲魏主詔遣太子舍人元貞爲咸陽王資其兵力使還主魏須渡江許卽位以乘輿之副資給之初歡疾篤謂世子澄曰侯景專制

河南十四年矣嘗有飛揚跋扈之志顧我能畜養非汝所能駕御也堪敵侯景者惟有慕容紹宗我故不貴之畱以遺汝及景叛澄遣紹宗討景景初聞遣諸將無不爲所輕者聞紹宗來叩鞍有懼色曰誰教解甲兒遣紹宗來若然高王定未死耶紹宗與蕭淵明戰於彭城景戒梁人曰逐北不過二里紹宗將戰以梁人輕悍恐其衆不能支一一引將卒謂之曰我當陽退誘吳兒使前爾擊其背東魏兵敗走梁人不用景言乘勝深入魏將卒以紹宗之言爲信然共掩擊之梁兵大敗淵明以此被擒及紹宗追景景士卒數

萬人馬數千匹，退保渦陽。紹宗士卒十萬，旗甲耀日，鳴鼓長驅而進。景使謂紹宗曰：「欲送客耶？將定雄雌邪？」紹宗曰：「將決戰。」遂順風以陣。景閉壘，俟風止，頃之乃出。紹宗曰：「景多詭，好乘人背，使備之。」果如其言。景命戰士皆被短甲短刀，但低視斫人脛。馬足遂敗。紹宗軍裨將斛律光尤之。紹宗曰：「吾戰多矣，未見此賊之難克也。」爾其當之。光被甲將出，紹宗戒之曰：「勿度渦水，光軍于水北，輕騎射之。」景臨渦水，謂光曰：「汝豈自解不度水？」南慕容紹宗教汝也。光無以應。景使其徒射光馬洞胷，光易馬隱樹傍，又中之。退人于軍，走

入譙城，儀同段韶夾渦而軍，潛于上風縱火。景帥騎入水出而却走，草濕火不復然，相持連月。梁太清二年春，景食盡，誑其衆以爲家口並見殺。紹宗遙謂曰：「爾等家並完，乃誓之。」景士卒並北，人不樂南渡。其將各率所部降。紹宗乃與腹心數騎自硤石濟淮，得馬步八百人，晝夜兼行，追軍不敢逼。使謂紹宗曰：「景若就擒，公復何用？」紹宗縱之。馬頭戍主劉神茂者爲監州，韋黯所不容，馳謂景曰：「壽陽去此不遠，城池險固，韋黯是監州耳。王若次近郊，必郊迎，因而執之，可以集事。」得城之後，徐以啟聞。朝廷喜王南歸，必不責也。

景執其手曰天教也及至而黠授甲登陴景謂神茂曰事不諧矣景遣其徒告曰河南王戰敗來投願速開門黠曰既不奉勅不敢聞命景乃遣徐思玉入見黠曰河南王爲朝廷所重君所知也今失利來投何得不受黠曰吾之受命唯知守城河南自敗何預我事思玉曰國家付君以閫外之畧今君不肯開城若魏追兵來至河南爲魏所殺君豈能獨守縱使或存何顏以見朝廷黠乃開門納景景執黠欲斬之久而見釋乃遣使馳以敗聞自求其省不許復求資給卽授南豫州刺史光祿大夫蕭介諫曰侯景以凶

狡之才荷高歡卵翼之遇歡墳未乾卽還反噬逆力不逮乃復逃死關西宇文不容故復投身於我陛下前者所以受之正欲比屬國降胡冀獲一戰之效耳今旣亡師失地直是境上之匹夫陛下受匹夫而棄與國臣竊不取梁主不能用是時以鄱陽王範鎮壽陽景兵新破未忍移易故以鄱陽王範鎮合肥魏人攻懸瓠懸瓠糧少羊鴉仁去懸瓠歸義陽魏人入懸瓠更求和親帝召公卿謀之張綰朱异咸請許之景聞未之信乃僞作鄴人書求以貞陽侯換景謝舉朱异曰景奔敗之將一使之力耳帝從之復言曰貞陽

旦至侯景夕返又請娶于王謝帝曰王謝門高非偶可於朱張以下訪之景志遂懷反計屬城居人悉占募爲軍士輒停責市估及田租百姓子女悉以配將士又啟求錦萬匹爲軍人袍中領軍朱異議以御府錦署止充頒賞不容以供邊用請送青布以給之又以臺所給仗多不能精啟請東冶鍛工欲更營造敕並給之景自渦陽敗後多所徵求朝廷含弘未嘗拒絕是時貞陽侯淵明遣人奉啟還梁述魏人請追前好許放之還帝亦欲息兵乃與魏和景聞之懼馳啟固諫帝不從爾後表疏跋扈又聞遣徐陵使魏不知

所爲元真知景異志累啟還朝景謂曰河北事雖不果江南何慮失之何不少忍真益懼奔還建鄴且以事聞以真爲始興太守景又招司州刺史羊鴉仁同逆鴉仁錄送其使時鄱陽王範鎮合肥及鴉仁俱累啟稱景有異志朱異曰侯景數百叛虜何能爲役因謂範使曰王遂不許朝廷有一客耶並抑不奏聞景所以奸謀益果景又知臨賀王正德怨望朝廷密令要結曰大王亦當儲貳中被廢黜景雖不敏願思立效正德大喜許爲內應二年八月景遂發兵反於豫州城內集其將帥登壇歃血是日地大震於是以誅

中領軍朱异少府卿徐麟爲辭九月景發壽春聲云游獵人不覺也畱僞都督王貴顯守壽春城出軍僞向合肥遂襲破譙州武帝聞之遣太子家令王質率兵三千巡江遏防景進攻歷陽太守莊錐降錐乃勸景曰急則應機緩必至禍若朝廷徐得爲備遣羸兵千人據采石大王雖有精甲百萬不得濟矣景乃使錐爲導是時鎮戍相次啓聞武帝問策於尚書羊侃侃請以二千人急據采石令邵陵王綸襲取壽陽使景進不得前退失巢穴烏合之衆自然瓦解朱异尚曰景必無渡江志遂寢其議十月蕭正德先遣大船

數十艘僞載荻實擬濟景至江將渡慮王質爲梗俄而質被追爲丹陽尹無故自退景聞未之信乃密遣覘之謂使者質若退浙江東樹枝爲驗覘人如言而返景大喜曰吾事辦矣乃自采石濟馬數百匹兵八千人都下弗之覺景卽分襲姑熟遂至慈湖於是詔以宣城王大器爲都督內外諸軍事羊侃爲軍師將軍以副焉景至朱雀航先是大同中童謠曰青絲白馬壽陽來景渦陽之敗求錦朝廷所給青布及是皆用爲袍采色尚青白馬青絲爲轡欲以應謠蕭正德先屯丹陽郡至是率所部與景合建康令庾信

自有可誅之罪

率兵千餘人屯航北及景至開航始除一舶見賊軍皆著鐵面遂棄軍走正德游軍復閉航度景景乘勝至闕下城中洵懼石頭降景景遣其儀同于子悅據之景射啟城中曰陛下若誅异等臣即歛轡北歸梁主將誅之太子曰賊以誅异爲名耳殺之無救於急適足貽笑將來俟賊平誅之未晚景遣百道攻城縱火燒大司馬東西華諸門城中倉卒未有備乃鑿門樓下水沃火久之方滅賊又斫東掖門將入羊侃鑿門扇刺殺人賊乃退又登東宮牆射城內至夜簡文募人出燒東宮臺殿遂盡所聚圖書數百厨一皆灰

燼明日景又作木驢數百攻城城上擲以石皆碎破賊又作尖頂木驢狀以樁石不能破乃作雉尾炬灌以膏蠟叢下焚之賊既不尅乃止攻築長圍以絕內外城內射賞格出外有能斬景首授以景位并錢一億萬布絹各萬匹女樂二部莊鐵乃奔歷陽給言景已梟首景守將棄城走壽陽鐵得入遂奔壽陽十一月景立蕭正德爲帝即僞位景自爲相國天柱將軍正德以女妻之景又攻東府城設百尺樓車鉤城堞盡落城陷景使將率數百人持長刀夾城門悉驅城內文武僦身而出使交兵殺之死者三千餘人初景

至都、便唱云武帝已宴駕、雖城中亦以爲然、簡文慮人情有變、乃請上與駕巡城、乃幸大司馬門、城上聞蹕聲、皆鼓譟、軍人莫不胥涕、百姓乃安、景又於城東西各起土山、以臨城、城內亦作兩山、以應之、簡文以下皆親畚鍤、景食石頭、常平倉既盡、便掠居人、爾後米升七八萬錢、人相食、景儀同范桃棒密貪重賞、求以甲士三千人來降、以景首應、購遣人夜踰城入密啟言狀、簡文以啟上、上大悅、使報桃棒、事定、許封河南王、鑄銀券以與之、簡文恐其詐、猶豫不決、上怒曰、受降常理、何忽致疑、朱异傳岐同請納之、簡文曰、吾

應變

卽堅城自守、所望外援、外援若至、賊豈足平、今若開門以納桃棒、桃棒之意尚且難知、一旦傾危、悔無及矣、桃棒又曰、今止將所領五百餘人、若至城門、自皆脫甲乞朝廷賜容、事濟之時、保擒侯景、簡文見其言、愈疑之、朱异以手槌胃曰、今年社稷去矣、俄而桃棒軍人魯伯知告景、並烹之、至是、邵陵王綸等馬步二萬發自京口、直據鍾山、景黨大駭、分遣萬餘人拒戰、綸大破之、於愛敬寺下、景命具舟、石頭將北濟、景黨任約曰、去鄉萬里、走欲何之、景乃畱宋子仙守壁、自將銳卒拒綸陣於覆舟山、北與綸相持、會暮、景退還

南安侯駿率數十騎挑之。景回軍，駿退。衆軍前亂，遂敗。績綸奔京口。是日鄱陽世子嗣裴之高至後渚，結營于蔡洲。景分軍屯南岸，景造諸攻具，及飛樓撞車，鉤堞車，階道車，火車，並高數丈。車至二十輪，陳於闕前。百道攻城，以火焚城。東南大樓因火勢以攻城。城上縱火悉焚其攻具。賊乃退。是時景土山成，城內土山亦成。賊又作蝦蟇車，運土石填塹。戰士升之，樓車四面並至。城內飛石碎其車，賊歿積城下。賊又掘城東面角，城中作迂城形，如却月以捍之。賊乃退。材官將軍宋嶷降賊，因爲立計，引玄武湖水灌臺城。闕前

援

街並爲洪波矣。十二月，封山侯正表以鍾離叛，附侯景，立柵以斷援。兵帥衆襲廣陵。南兖州刺史南康王會理襲破之。正表遂降於東魏。是時將軍羊侃卒，城中益懼。三年正月，司州刺史柳仲禮、衡州刺史韋粲、南陵太守陳文翰等皆來赴援。鄱陽世子嗣裴之高又濟江，並緣淮造柵。及旦，景方覺，乃登樓望之。見韋粲營壘未合，度兵擊之。粲敗，景斬粲首，徇城下。柳仲禮聞粲敗，不遑貫甲，與數十人赴之。遇賊，斬首數百，仍投水歿者千餘人。仲禮深入，馬陷泥，亦被重創。自是賊乃不敢濟岸。邵陵王綸又自東道集于南岸。

荆州刺史湘東王繹遣世子方等赴援。營于洲子岸。前司州刺史羊鴉仁又率衆繼至。旣而鄱陽世子嗣羊鴉仁等率衆渡江。攻破賊京府城前柵。遂營于青溪水東。景遣其儀同宋子仙緣水西立柵以相拒。景食稍盡。初援兵至北岸。衆號百萬。百姓扶老携幼。以候王師。纔過淮。便競剝掠。徵責金銀。邵陵王綸柳仲禮甚於讐敵。無有鬪心。賊黨有欲自拔者。聞之咸止。賊之始至。城中纔得固守。平蕩之事。期望援軍。旣而中外斷絕。有獻計作紙鴉繫以長繩藏勅於中。是時城中圍逼旣久。膜味頓絕。簡文上廡僅有一肉之膳。

軍士煮弩燻鼠。捫雀食之。殿堂舊多鵲。群聚。至是殲焉。初宮門之閉。公卿以食爲念。男女貴賤並出負米。得四十萬斛。收諸府藏錢帛五十億萬。並聚德陽堂。魚鹽樵採。所取益寡。至是乃壞尚書省爲薪。散薦剉以飼馬。盡又食餅焉。御甘露廚有乾苔。味酸醎。分給戰士。軍人屠馬於殿省間。鬻之雜以人肉食者。必病。賊又置毒於水。實於是稍行腫滿之疾。城中疾歿者大半。初景之未渡江。魏人遺檄極言景反覆猜忍。又言帝節智矜愚。將爲景欺。至是禍敗之狀。皆如所陳。南人咸以爲讖。朝野以侯景之禍。共尤朱异。异慚憤。

使援兵一
心何以至
此

發疾卒帝痛惜特贈僕射時景軍亦饑不能復戰東
城有積粟其路爲援軍所斷且聞湘東王下荊州兵
或說景曰大軍頓兵已久攻城不拔今衆軍雲集未
易可破如聞軍糧不支一月運漕路絕未若乞和全
師而反景乃與王偉計遣任約至城北拜表僞降以
河南自効帝曰吾有歿而已寧有是議且賊凶逆多
詐此言云何可信既而城中日蹙簡文乃請武帝曰
侯景圍逼既無勤王之師今欲便許和更思後計帝
大怒曰和不如歿簡文曰城下之盟乃是深耻白刃
交前流矢不顧上遲回久之曰爾自圖之無令取笑

千載乃聽焉景請割江右四州地并求宣城王大器
出送然後解圍濟江仍許遣王偉入城爲質遂於西
華門外設壇遣僕射王克上甲鄉侯韶與王偉等登
壇共盟右衛將軍柳津出西華門下景出其柵門與
津遙相對刑牲歃血南兖州刺史蕭會理前青冀二
州刺史蕭退率衆三萬至于馬卬州景慮北軍自白
下而上斷其江路請率勒聚南岸勅遣北兵並進江
潭苑景遂運東城米于石頭食乃足又啟云西岸信
至高澄已得壽春鍾離便無處安足權借廣陵譙州
須征得壽春鍾離卽以奉還朝廷時湘東王繹師於

郢州之武城河東王譽次巴陵前信州刺史桂陽王
慆頓江津皆淹留不進既而有勅班師湘東王欲旋
參軍蕭賁曰景以人臣舉兵向闕今若放兵未及渡
江童子能斬之必不爲也大王以十萬之師未見賊
而退若何湘東王不悅賁骨鯁士也每恨湘東不入
援嘗與王雙六食子未下賁曰殿下都無下意王深
爲憾遂因事害之景既知援軍號令不一終無勤王
之効又聞城中舛疾轉多當有應之者既却湘東王
等兵又得城中之米王偉且說景曰王以人臣舉兵
背叛圍守宮闕已盈十旬逼辱妃主陵穢宗廟今日

持此何處容身願且觀變景然之乃表陳武帝十失
曰陛下崇飭虛誕惡聞實錄以妖恠爲嘉禎以天譴
爲無咎敷演六藝排擯前儒王莽之法也以鐵爲貨
輕重無常公孫之制也爛羊鐫印朝章鄙雜更始趙
倫之化也豫章讐父邵陵冠布石虎之風也修建浮
圖四民饑餒乍融姚興之代也又言建康宮室崇侈
陛下唯與主書參斷萬幾政以賄成諸閹豪盛衆僧
殷實皇太子珠玉是好酒色是耽邵陵所在殘破湘
東羣下貪縱南康定襄之屬皆如沐猴而冠耳伏願
小懲大戒放讒納忠使臣無再舉之憂陛下無嬰城

之辱則萬姓幸甚。梁主見啟慙怒，三月以景達盟舉烽鼓譟，初閉城之日，男女十餘萬，擐甲者二萬餘人，被圍既久，人多身腫氣急，死者十八九，乘城不滿四千人，率皆羸儒，橫尸滿路，而衆心猶望外援。柳仲禮唯聚妓置酒作樂，諸將日往請戰，仲禮不許。安南侯駿說邵陵王綸曰：「城危如此，而都督不救，若萬一不虞，殿下何顏自立於世？今宜分軍爲三道出，賊不意攻之，可以得志。」綸不從。仲禮父津登城謂仲禮曰：「汝君父在難，不能竭力，百世之後，謂汝爲何？」仲禮亦不以爲意。梁主問策於津，對曰：「陛下有邵陵臣有仲禮。」

不忠不孝，賊何由平？南康王會理與羊鴉仁、趙伯超等進營於東府城北，約夜度軍爲景所敗。景復攻城，晝夜不息。邵陵世子堅屯太陽門，終日蒲飲不恤吏士。其書佐董勛熊曇朗夜引景衆登城，堅弟永安侯確力戰不能却，乃排闥入啟梁主，云：「城已陷。」梁主安臥不動。景入朝以甲士五百人自衛，帶劔升殿拜訖，武帝神色不變，使引向三公榻，坐謂曰：「卿在戎日久，無乃爲勞？」景默然。又問卿何州人，而來至此，又不對。其從者任約代對。又問初渡江有幾人，景曰：「千人。」圍臺城有幾人，曰：「十萬。」今有幾人，曰：「率土之內莫非已。」

有帝俛首不言。景出謂人曰：「吾嘗據鞍對敵，矢刃交下而意了無怖。今見蕭公使人自懼，豈非天威難犯，吾不可以再見之。」出見簡文于永福省，簡文坐與相見，亦無懼色。既而景屯兵西洲，先是城中積屍不暇埋瘞，又有已歿未斂或將歿未絕，景悉令聚而焚之，臭氣聞十餘里。尚書郎鮑正疾篤，賊曳出焚之，宛轉火中久而方絕。景又矯詔征鎮牧守各復本位，於是諸援軍並散。邵陵王綸奔會稽，柳仲禮及羊鴉仁等並開營降賊。帝雖外迹不屈，而意猶忿憤。景請以宋子仙爲司空，帝曰：「調和陰陽，豈在此物？」景又請以文

德主帥鄧仲爲城門校尉。帝曰：「不置此官。」簡文重入奏，帝怒曰：「誰令汝來？」景聞亦不敢逼。後每徵求，多不稱旨。至於御膳，亦被裁抑，遂懷憂憤。五月，感疾，餒崩於文德殿。景秘不發喪二十餘日，然後升梓宮於太極前殿，迎簡文卽位。時東揚州刺史蕭太連據州，吳興太守張暉據郡，自南陵以上並各據守。景制命所行，唯吳郡以西、南陵以北而已。六月，正德怨侯景賣已密書召鄱陽王範，使以兵入景，遮得其書，縊殺之。景愛永安侯確之勇，常寘左右。邵陵王綸潛遣人呼之，確曰：「景輕佻一夫力耳，我欲手刃之，恨未得其便。」

卿還啟家王勿以確爲念景與確遊鍾山確引弓射鳥因欲射景弦斷不發景覺而殺之簡文帝綱大寶元年正月邵陵王綸自鄱陽進至九江尋陽王大心以江州讓之綸不受引兵西上至江夏南平王恪以郢州讓之亦不受乃推綸爲假黃鉞都督承制三月侯景取梁主之女溧陽公主甚愛之景請簡文禊宴於樂游苑帳飲三日其逆黨咸以妻子自隨皇太子以下並令走馬射箭中者賞以金錢及發景卽與溧陽主共擬御牀南面並坐羣臣文武列坐侍宴景又召簡文幸西州簡文御素車侍衛四百餘人景衆數

千浴鐵翼衛簡文至西州景等迎拜景與其僞儀同索超世等西向坐溧陽主與其母范淑妃東向坐上聞絃竹悽然下泣上乃命景起舞景卽下席應弦而歌上顧淑妃淑妃固辭乃止景又上禮遂逼上起舞酒闌坐散上抱景于牀曰我念丞相景曰陛下如不念臣臣何至此時江南大饑江揚彌甚旱蝗相係年穀不登百姓流亡歿者塗地父子攜手共入江湖或弟兄相要俱緣山岳芟實荇花所在皆罄草根木葉爲之凋殘雖假命須臾亦終歿山澤其絕粒久者鳥面鵠形俯伏牀帷不出戶牖者莫不衣羅綺懷金玉

相交枕籍待命聽終東陽人李瞻起兵爲賊所執送
詣建鄴景先出之市中斷其手足刻析心腹破出肝
腸瞻正色整容言笑自若見其膽者乃如升焉是時
湘東王繹移檄討侯景鄱陽王範據盜城與江州刺
史蕭大心相猜無復討賊之志大心築壘稽亭以備
範市糶不通範數萬之衆無所得食多餓歿憤恚而
卒邵陵王綸大修鎧仗將討侯景湘東王繹惡之遣
王僧辯鮑泉等帥舟師襲之至鸚鵡洲綸遣其子磧
將兵擊之且以書責僧辯曰將軍前年殺人之姪今
歲伐人之兄以此求榮恐天下不許僧辯送書于繹

繹命進軍綸乃集其麾下於西園涕泣言曰我本無
他志在滅賊湘東常謂與之爭帝遂爾見伐今日欲
守則久絕糧儲欲戰則取笑千載不容無事受縛當
於下流避之麾下壯士爭請出戰綸不從與磧登舟
北出僧辯入據郢州繹以其世子方諸爲刺史綸與
左右輕舟奔武昌遣使請降于齊據汝南城魏將楊
忠攻破城執綸殺之投尸江岸景又矯詔自加宇宙
大將軍都督六合諸軍事以詔文呈簡文簡文大驚
曰將軍乃有宇宙之號乎東昌王會理謀誅王偉事
泄被殺景稍猜懼謂簡文欲謀之王偉因搆扇遂懷

八編類纂 卷三十七
逆謀大寶二年是年齊高洋篡東魏稱帝景遣宋子
仙襲陷郢州景乘勝西上號二十萬旗聯千里江左
以來水軍之盛未有也次巴陵王僧辯沈船臥鼓若
將已遁景遂圍城繹遣將軍胡僧祐大破之禽其將
任約景乃夜遁還都左右有泣者景命斬之王僧辯
乃東下自是衆軍所至皆捷先是景每出師戒諸將
曰若破城邑淨殺却使天下知吾威名故諸將以殺
人爲戲耳百姓雖歾不從之八月景乃廢簡文幽於
永福省迎豫章王棟卽帝位改元爲天正元年初景
旣平建鄴便有篡奪志以四方須定故未自立旣而

巴陵失律江郢喪師猛將外殲雄心內沮便欲速僭
大號又王偉云自古移鼎必須廢立故景從之其太
尉郭元建聞之自泰郡馳還諫曰主上神明何得廢
之景曰王偉勸吾元建固諫不可吾挾天子令諸侯
猶懼不濟無故廢之乃所以自危何安之爲景意遂
回欲復帝位以棟爲太孫王偉固執不可乃禪位于
棟十月王偉說侯景弑太宗以絕衆心景因使偉弑
之謚曰明帝景司空劉神茂等以東陽歸順景矯蕭
棟詔自加九錫尋又矯蕭棟詔禪位封蕭棟爲淮陰
王幽之元帝承聖元年三月王僧辯軍至蕪湖城主

宵遁侯子鑒率步騎萬餘人并引水軍俱進僧辯逆
擊大破之景聞之大懼涕下覆面引衾臥良久方起
歎曰咄叱咄叱誤殺乃公初景之爲丞相居于西州
將卒謀臣朝必集行列門外謂之牙門以次引進齋
以酒食言笑談論善惡必同及篡恒坐內不出舊將
稀見面咸有怨心至是登烽火樓望西師大懼僧辯
及諸將遂於石頭西步上連營立柵至於落星墩景
大恐遣掘王僧辯父墓剖棺焚其屍王僧辯陳霸先
等進營於石頭城北景列陣挑戰僧辯大破之景與
霸先殊死戰景帥百騎棄稍執刃左右不動衆遂之

潰景旣退敗不敢入宮歛其散兵屯于闕下遂將逃
王偉拔劔攬轡諫曰自古豈有叛天子今宮衛士卒
一戰寧可便走景曰我在北打賀拔勝敗葛榮揚名
河朔與高王一種人來南直渡大江取臺城如反掌
打邵陵王於北山破柳仲禮於南岸皆乃所親見今
日之事恐是天亡乃好守城當復一決仰觀石闕遂
巡嘆息久之乃以皮囊盛二子掛馬鞍與百餘騎東
奔王偉遂委臺城竄逸侯子鑒等奔廣陵臺城門開
裴之橫入宮縱兵蹂掠僧辯迎簡文梓宮升於朝堂
三軍縞素踊於哀次命侯瑱裴之橫追賊於東收圖

書八萬卷歸江陵杜蔚守臺城都下戶口百遺一二
大航南岸極目無煙老小相扶競出纔渡淮王琳杜
龕軍人掠之甚於寇賊號叫徹於石頭僧辯謂爲有
變登城門故亦不禁也無以王師之酷甚於侯景以
是知僧辯之不終初景之圍臺城援軍三十萬兵士
望青袍則氣消膽奪及赤亭之役胡僧祐以羸卒一
千破任約精甲二萬轉戰而東前無橫陳旣而侯瑱
追及景衆未陳皆舉幡乞降殺之送于王僧辯景不
能制乃與腹心人數千單舸走推墮二子于水自滬
瀆入海景納羊侃之女孫爲少妻以其兄鵬爲庫直

都督待之甚厚隨景東走密圖之景下海欲向蒙山
北走已卯景晝寢鵬與海師云此中何處有蒙山汝
但聽我處分遂直向京口至胡豆州景覺大驚將走
廣陵鵬拔刀叱海師向京口因謂景曰吾等爲王効
力多矣今至于此終無所成欲就乞頭以取富貴景
未及答白刃交下景欲投水鵬以刀斫之景走入船
中以佩刀抉船底鵬以稍刺殺之以鹽內景腹中送
其尸與建康僧辯傳首江陵截手送于齊暴景尸于
市士民爭取食之并骨皆盡旣南奔魏相高澄悉命
先剝景妻面皮以大鐵鑊盛油煎殺之女以入宮爲

八終類集 卷三
婢男三歲者並下蠶室後齊文宣夢獼猴坐御牀乃
並煮景子於鑊其子之在北者殲焉王偉被擒送至
江陵獄中上五百餘言詩偉通周易有文采湘東王
愛其才欲宥之有嫉之者言於王曰前日偉作檄文
甚佳王求而視之檄云項羽重瞳尚有烏江之敗湘
東一目寧爲赤縣所歸王大怒釘其舌於柱剗腹臠
而殺之

隋宇文述父子

隋宇文述代郡武川人也開皇初拜右衛大將軍平
陳之役以行軍總管自六合而濟時韓擒虎賀若弼

兩軍趨丹陽述據石頭以爲聲援陳主旣擒而蕭巖
蕭巖據東吳地述領軍討之落叢公燕榮以舟師自
東海至亦受述節度於是吳會悉平以功受子化及
爲開府徙拜安州總管時晉王廣鎮揚州甚善於述
奏爲壽州總管王時陰有奪宗之志請討於述述曰
太子失愛已久大王才能蓋世數經將領主上之與
內宮咸所鍾愛四海之望實歸大王然廢立國家大
事能移主上者唯楊素耳移素謀者唯其弟約述雅
知約請朝京師與約共圖廢立晉王大悅多齎金寶
資述入關述數請約盛陳器玩與之酬暢因共博戲

素已辨此意

每陽不勝輸所將金寶約所得既多稍以謝述述因
曰此晉王賜述令與公爲歡約大驚曰何爲者述因
爲王申意約然其說退言於素亦從之於是晉王與
述情好亦密命述子士及尚南陽公主述與九軍至
鴨淥水糧盡議欲班師諸將多異同述又不測帝意
會乙文德來詣其營述先奉密旨今誘執文德既而
緩縱文德述歸述內不自安遂與諸將渡水追之時
文德見述軍中多饑色欲疲述衆每鬪便北述一日
中七戰皆捷既恃驟勝又內逼羣譏遂進東濟薩水
去平壤城三十里因山爲營文德復遣使僞降請述

曰若旋師者當奉高元朝行在所述見士卒疲弊不
可復戰又平壤險固卒難致力遂因其詐而還及衆
半濟賊擊後軍於是大潰不可禁止九軍敗績一日
一夜還至鴨淥水行四百五十里初度遼九軍三十
萬五千人及還至遼東城唯三千七百人帝怒除其
名明年又事遼東復述官爵待之如初從至遼東與
將軍楊義臣率兵復臨鴨淥水會楊玄感作亂帝召
述馳驛討玄感時玄感逼東都聞述軍至西遁將圖
關中述與將軍來護兒屈突通等躡之至閼鄉皇天
原與玄感相及斬其首傳行在所復從東征至懷遠

而還突厥之圍雁門也帝大懼述請潰圍而出來護
兒及樊子蓋並固諫帝乃止及圍解次太原議者多
勸帝還京師帝有難色述奏曰從官妻子多在東都
請便道向洛陽自潼門入帝從之尋至東都又觀望
帝意勸幸江都宮述於江都遇疾及疾篤帝令中使
相望于第謂述有何言述曰願陛下能降臨述流
涕曰臣子化及早預藩邸願陛下哀憐之士及夙蒙
天恩亦堪驅策臣死後智及不可久留願早除之望
不破門戶魏氏返命隱其言因詭對曰述惟憶陛下
耳帝泣然曰述憶我耶將親臨之宮人百寮諫乃止

焉

雲定興者附會於述初定興女爲太子舅昭訓及舅
廢除名配少府定興先得昭訓明珠絡帷私賂於述
自是數共交游定興每時節必有賂遺并以音樂于
述述素好著奇炫耀時人定興爲製馬韉於後角上
缺方三寸以露白色世輕薄者率倣學之謂爲許公
缺勢又遇天寒定興曰入內宿衛必當耳冷述曰然
乃以製袂頭巾令深徧耳人又學之名爲許公徧勢
述大悅曰雲兄所作必能變俗我聞作事可法故不
虛也後帝將事四夷大造兵器述薦之因敕少府工

匠並取其節度述欲爲之求官謂之曰兄所製器仗
並合上心而不得官者爲長寧兄弟猶未死耳定興
曰此無用物何不勸上殺之述因奏曰房陵諸子年
並成立今欲動兵征討若將從駕則守掌爲難若畱
一處又恐不可進退無用請早處分因鳩殺長寧又
遣以下七弟分配嶺表於路盡殺之其年大閱帝稱
甲仗爲佳述奏並雲定興之功也擢授少府丞十一
年累遷屯衛大將軍又有趙行樞者本太常樂戶家
財億計述謂爲兒受其賂遺稱爲驍勇起家爲折衝
郎將

匠能殺
人

宇文文化及述長子也煬帝爲太子時常領千牛出入
臥內累遷至太子僕以受納賀賄再三免官太子嬖
昵之俄而復職又以其弟士及尚南陽公主由此益
驕煬帝卽位拜太僕少卿益恃舊恩貪冒尤甚煬帝
幸榆林化及與弟智及違禁與突厥交市帝大怒囚
之數月還京師欲斬之而後入城解衣辮髮訖以公
主赦之乃釋并智及並賜述爲奴述死後煬帝追憶
之起化及爲右屯衛將軍將作少監時李密至洛口
煬帝懼畱淮左不敢還都從駕驍果多關中人久客
羈旅見帝無西還意謀欲叛歸時武賁郎將司馬德

馱總領驍果屯於東城風聞兵卒欲叛未審遣校尉元武達陰問知情因謀搆逆共所善武賁郎將元禮直閣裴虔通互相扇惑曰聞陛下欲築宮丹陽人人並謀逃去我欲言之恐先事見誅今知而不言後事發當族將如之何虔通曰主上實爾德戡又謂兩人曰我聞關中陷沒李孝常以華陰叛陛下囚其二弟將盡殺之吾輩家屬在西安得無慮虔通曰正恐旦暮及誅計無所出德戡曰驍果若走可與俱去虔通等曰誠如公言因遞相招誘又轉告內史舍人元敏鷹揚郎將孟景直長許弘仁城門郎唐奉義醫正張

愷等日夜聚博約爲刎頭交於坐中輒論叛計又趙行樞先交智及勳侍楊士覽者宇文氏之甥二人同以告智及智及素狂悖聞之喜卽共見德勘期以三月十五日舉兵同叛劫十二衛武馬擄掠居人財物西歸智及曰不然今天實喪隋英雄並起因行大事此帝王業也德勘然之行樞請以化及爲主約定方告化及化及性驚怯初聞之大懼義寧二年三月一日德勘更譎詐以脇驍果請許弘仁張愷曰君是良醫國家所使出言惑衆衆必信君可入備身府徧告所識者言陛下聞驍果欲叛多醢毒酒因享會盡鴆

殺之獨與南人留此羣情必駭因而舉事無不諧矣其月五日弘仁等宣布此言驍果遞相告謀反逾急德勘知計行遂以十日總召故人其夜奉義主閉城門門皆不下鑰至夜三更德勘於東城內集兵得數萬人舉火與城外相應帝聞有聲問是何事虔通僞曰草坊被燒外人救火故喧囂耳中外隔絕帝以爲然孟景智及於城外得千餘人劫侯衛武賁馮普樂共布兵捉郭下街巷至五更德勘授虔通兵以換諸門衛士虔通因自開門領數百騎至成象殿殺將軍獨孤盛武賁郎將元禮遂引兵進宿衛者皆走虔通

化及性甚
此事疑易
撲滅隋無
人無備至
此哉

進兵排左閣馳入永巷問陛下安在有美人出房指云在西閣從往執帝帝謂虔通曰卿非我故人乎何恨而反虔通曰臣不敢反但將士思歸奉陛下還京師耳帝曰卽爲汝歸虔通自勒兵守之至旦孟景以甲騎迎化及化及未知事果戰慄不能言人有謁之但低頭據案答曰罪過時士及在公主第弗之知也智及遣家僮莊桃樹就第殺之桃樹不忍執詣智及久之乃見釋化及至城門德勘迎謁引入朝堂號爲丞相令將帝出江都門以示羣賊因復將入遣令狐行達弒帝於宮中又執朝臣不同已者數十人及諸

王外戚無少長皆害之唯留秦宗王子浩立以爲帝十餘日奪江都人舟楫從水路西歸至顯福宮化及於是入據六宮每帳中南面端坐人有白事者默然不對下牙時方收取啟狀與奉義方裕世良愷等參決之行至徐州水路不通復奪車牛得二千兩並載宮人珍寶其戈甲戎器悉令軍士負之道遠疲極三軍始恐德勘失望竊謂行樞曰君大誤我當今撥亂必藉英賢化及庸暗事將必敗若何行樞曰廢之何難因與其黨謀以後軍萬餘兵襲殺化及立德勘爲主弘仁知之密告化及盡收德勘及支黨殺之引兵

向東郡通守王軌以城降之尚書令元文都推越王侗爲主拜李密爲太尉令擊化及密壁清淇與徐世勣以烽火相應化及數戰不利其將軍于弘達爲密所擒送於侗所鑊烹之化及糧盡度永濟渠與密決戰於童山遂入汲郡求軍糧又遣使拷掠東郡人吏責米粟王軌怨之以城歸李密化及大懼自汲郡將圖以北諸州其將陳智畧率嶺南驍果萬餘人張童兒率江東驍果數千人皆叛歸李密化及尚有衆二萬北走魏縣張愷謀去之事覺爲化及所殺腹心稍盡兵勢日蹙兄弟更無他計但相聚酣飲奏女樂於

是錫殺浩，僭位於魏縣，國號許，建元爲天壽，置百官。攻元寶，藏於魏州，反爲所敗，乃東北趨聊城，將招攜海傍諸賊，遣士及徇濟北，徵求餉餽。唐遣淮安王神通安撫山東，神通圍之，十餘日不尅而退。竇建德悉衆攻之，先是齊州賊帥王薄聞其多寶物，詐來投附，化及信之，與其居守。至是，薄引建德入城，擒化及，悉擄其衆，先執智及元武達、孟京、楊士覽、許弘仁等，皆斬之，乃以檻車載化及至大陞縣城下，數其弑逆并二子皆斬之，傳首於突厥。義城公主梟之虜庭，士及自濟北西歸，長安智及幼頑，兇好與人羣聚，習放鷹。

大初以父功，賜爵濮陽郡公，烝淫醜穢，無所不爲，其妻長孫氏一而告述，述雖爲隱而大忿之，織芥之愆必加鞭箠，力士及侍尚主，又輕忿之，唯化及事事營護，父再三欲殺，輒救免之，由是親昵，遂勸化及遣人入蕃，私爲交易事，發當誅，述獨證智及罪惡，而爲化及請命。帝因兩釋之，述將死，抗表言其克悖必且破家，帝後思述拜智及將作少監，其江都弑逆事皆智及之謀也。化及爲丞相，以爲右僕射，領十二衛大將軍，及僭號封齊而竇建德獲而斬之。

